

《逆流的星刻鐘塔》

Chronicles of the Retrograde Tower

Chapters 1 - 7 Draft

第一章：廢鐵與黃金的交響曲

1. 鐃蝕的法則

鐵灰色的天空壓得很低，像是一塊隨時會坍塌的巨大鉛板。這裡是第13號遺蹟都市，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連風都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機油與腐爛鐵鏽的氣味。

凱爾（Kael）屏住呼吸，身體緊貼著半塌陷的混凝土牆。他的防風鏡上滿是刮痕，透過模糊的視野，他死死盯著前方十米處的獵物——或者是獵人。

那是一頭「鏃蝕狼」。

這東西大概曾經是一匹野狼，但現在它的一半身體被不知名的古代機械強制取代了。暴露在外的暗紅色肌肉纖維與還在轉動的黃銅齒輪糾纏在一起，原本是一隻眼睛的地方，現在鑲嵌著一顆不斷變焦的紅色攝像頭。它發出「嘶嘶」的散熱聲，口中每一次呼吸都噴出一股高溫蒸汽，下顎那兩排鋒利的電鋸獠牙正在緩慢旋轉，發出令人牙酸的摩擦聲。

凱爾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掌心佈滿了陳舊的傷疤和黑色的油汙，那是他在這個廢墟世界生存至今的證明。

「三秒。」他在心裡默唸。這是極限。

他的能力，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被公認為是最垃圾的一種——既不能像強化係能力者那樣一拳打碎岩石，也不能像元素系那樣憑空生火。他只能讓觸碰到的非生命物體「停滯」那麼短短的幾秒鐘。用來開鎖或許不錯，但在戰鬥中？那簡直是在找死。

但對於凱爾來說，這三秒，就是生與死的界線。

鏃蝕狼的紅色電子眼突然轉動，鎖定了凱爾藏身的水泥柱。警報聲響起，它後腿猛地一蹬，地面瞬間崩裂，龐大的身軀像一顆出膛的砲彈般撲來。

凱爾沒有退縮。相反地，他算準了時機，像一隻靈巧的黑貓從掩體後滑出。

距離五米。狼的電鋸獠牙發出尖嘯。

距離兩米。他能聞到那股濃烈的血腥味和潤滑油燒焦的臭味。

距離十公分。

就是現在！

凱爾側身閃過那足以撕碎鋼板的咬合，左手護住頭部，右手如閃電般探出，精準地按在了鏃蝕狼前肢那個暴露在外、高速旋轉的主傳動軸上。

他的瞳孔瞬間收縮，一圈灰色的光暈在他眼中炸開。

「停滯（Glitch）！」

世界依然在運轉，風依然在吹，但唯獨凱爾指尖接觸的那根直徑五公分的鋼軸，在這一瞬間完全違背了物理法則，急劇靜止。

慣性是這個宇宙最無情的殺手。

鏽蝕狼重達三百公斤的身體還在以時速八十公里向前衝鋒，但它的核心傳動軸卻在比眨眼還快的時間內被迫歸零。兩種絕對衝突的力量在這一點上爆發。

「崩——！！」

一聲令人頭皮發麻的金屬撕裂聲響徹廢墟。

那根堅硬的合金鋼軸瞬間扭曲、崩斷。連鎖反應像洪水般發生——齒輪崩飛，機械臂因受力不均而反向折斷，高速旋轉的電鋸碎片像是散彈槍一樣向四周炸開。

鏽蝕狼發出一聲不像生物的慘叫，龐大的身軀在半空中失去平衡，重重地砸在地上，翻滾著撞進了一堆廢鐵中。火花四濺，黑煙滾滾。

凱爾被衝擊波掀翻在地，他在地上滾了兩圈卸去力道，迅速起身，手中的刺刀毫不猶豫地刺入了狼僅存的有機心臟部位。

怪物抽搐了兩下，電子眼的光芒閃爍了幾次，終於熄滅了。

凱爾大口喘著氣，額頭上的冷汗滑落，滴在滾燙的地面上瞬間蒸發。他感覺肺部像吸入了燃燒的炭火一樣灼痛。

「又是……勉強活下來的一天。」

他自嘲地笑了笑，聲音沙啞。他熟練地用刺刀撬開狼的頭部，挖出了那塊指甲大小的藍色核心晶片。這東西在地下聚落能換到三支淨水濾芯，或者一塊合成肉排。

正當他準備轉身離開時，狼腹部的殘骸中有什麼東西反光了一下。

凱爾皺了皺眉，走過去撥開焦黑的電線。

那是一枚懷錶。

它躺在一堆油汙和碎肉中，卻顯得格格不入。金色的外殼沒有一絲劃痕，精緻的花紋像是某種古老家族的徽章——一條咬著自己尾巴的蛇，環繞著一座尖塔。這種工藝絕對不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更像是幾千年前傳說中「黃金時代」的遺物。

凱爾撿起懷錶。指針是靜止的，永遠停在十二點整。

但他感覺到了一股微弱的溫度。不是機械過熱的燙手，而是一種……彷彿裡面有心跳般的微溫。

不知為何，凱爾覺得心臟漏跳了一拍。他將懷錶擦乾淨，鬼使神差地放進了貼進胸口的內袋裡。

「也許能賣個好價錢。」他對自己說，儘管他知道，在這個廢鐵世界裡，不能吃的東西通常一文不值。

2. 金色的牢籠

而在這個世界的另一面——或者說，另一個時間點。

陽光是金色的。不是那種透過灰塵過濾的慘白陽光，而是純粹、溫暖、彷彿流淌著蜂蜜般的金色陽光。

這裡是奧拉西歐（Oracío），浮空於雲海之上的千塔之都，魔法文明的頂點。

「艾莉西亞小姐？艾莉西亞小姐！」

一聲略帶尖銳的呼喚將艾莉西亞（Elise）拉回了現實。

她猛地回過神，發現自己正坐在家族的「水晶空中花園」裡。四周是盛開的伊甸玫瑰，每一朵花瓣上都閃爍著恆定的露珠光澤——那是用「水元素恆定術」維持的完美狀態，即便過了一百年也不會凋謝。

面前的圓桌上擺滿了精緻的瓷器和三層點心架。幾位穿著華麗禮服的貴族少女正用扇子掩著嘴，眼神中帶著幾分探究和幾分嘲弄地看著她。

「真是的，您又走神了嗎？」說話的是伯爵家的次女，她正用小銀匙攪拌著紅茶，杯中升起的熱氣自動形成了一隻優雅的天鵝形狀，「我們剛才在討論下週的皇家舞會，聽說二皇子也會出席呢。」

艾莉西亞低頭看著自己的紅茶。她的倒影在深紅色的液體中晃動——銀白色的長髮，紫羅蘭色的眼睛，那是「觀星者」家族引以為傲的血統證明。然而，對她來說，這身繁複的蕾絲洋裝就像是一具精美的枷鎖。

「抱歉，我……」艾莉西亞試圖擠出一個得體的微笑，「我剛才在思考關於圖書館裡那本古籍記載的歷史……」

空氣瞬間冷了幾分。

「哎呀，又是那些古老的東西？」另一位少女掩嘴輕笑，「艾莉西亞小姐總是喜歡這些……不切實際的傳說。什麼『地面世界』，什麼『機械怪獸』，那都是嚇唬小孩子睡前故事罷了。」

「我聽說，」伯爵次女故意壓低聲音，但音量剛好能讓周圍的人聽見，「觀星者家族的小女兒患有『魔力感知失調症』，經常會看到一些不存在的幻覺……真可憐，明明出身這麼高貴。」

艾莉西亞握著茶杯的手指微微發白。

不是幻覺。她在心裡吶喊。

那些聲音，那些畫面，是真實的。她曾經在鏡子裡看到過一個滿是廢墟的世界，看到過天空是灰色的，看到過人們為了爭奪一滴水而互相廝殺。那不是瘋狂的臆想，那是……一種求救訊號。

就在這時，一陣強烈的耳鳴突然襲擊了她。

「滋——滋——」

世界彷彿被干擾的信號，畫面出現了重影。

艾莉西亞眼前的精緻茶杯突然變了。一隻粗糙的、佈滿傷疤和黑油的手，跨越了空間的維度，憑空「重疊」在了她的視網膜上。那隻手顫抖著，抓住了茶杯的把手。

她甚至能聞到那股刺鼻的鐵鏽味和……血的味道。

「不……」

艾莉西亞驚恐地瞪大眼睛，本能地向後退。

「哐啷！」

椅子翻倒，精美的骨瓷茶杯摔在地上，粉身碎骨。熱紅茶潑灑在她昂貴的裙襬上，像是一灘觸目驚心的血跡。

花園裡的談笑聲戛然而止。所有的目光——驚訝的、嫌惡的、憐憫的——都像針一樣扎在她的身上。

「艾莉西亞！」遠處傳來母親嚴厲的斥責聲，「妳又在發什麼瘋？太失禮了！」

艾莉西亞感到呼吸困難。那隻充滿絕望的手的殘像還殘留在她的視網膜上。

「我……我身體不舒服。」

她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壓抑的完美。她提起沉重的裙襬，甚至顧不上貴族的禮儀，轉身衝出了花園。

她奔跑著，穿過金碧輝煌的長廊，跑過那些用魔法懸浮的雕塑。眼淚在眼眶裡打轉，但她強忍著不讓它落下。

她不是瘋子。

她一定要證明，她看到的那個絕望世界，是真實存在的。

她的腳步最終停在了家族莊園最偏僻的角落——那座被封鎖的古老高塔前。只有在這裡，在這些塵封的故紙堆中，她才能找到一絲歸屬感。

推開沉重的橡木門，灰塵在光柱中飛舞。艾莉西亞喘著氣，背靠著門板滑坐在地上。

「如果那裡真的有人……」她抱著膝蓋，喃喃自語，「求求你，告訴我想法是對的。」

3. 跨越千年的電流

時間：深夜 / 黃昏。

地點：第13號遺蹟都市，凱爾的地下藏身處 / 奧拉西歐，古塔頂層。

這是一種奇妙的同步。

在未來的廢墟地底，凱爾坐在堆滿零件的工作檯前，昏黃的燈泡忽明忽暗。他手裡拿著那枚從狼肚子裡剖出來的金色懷錶，正用一把精細的螺絲起子試圖撬開它的背蓋。不知為何，他總覺得這塊表的內部結構在呼喚他。

在過去的雲端高塔，艾莉西亞爬上了塔樓的最頂層。她在雜亂的雜物堆深處，發現了一塊被厚重絨布蓋住的東西。她掀開絨布，揚起一陣灰塵。那是一座巨大的落地古鐘，鐘擺早已停擺，但鐘面上刻著的圖案——銜尾蛇與尖塔——讓她心頭一震。

那和她在幻覺中看到的某個符號一模一樣。

「滴答。」

一聲清脆的秒針走動聲，同時在兩個人的耳邊響起。

凱爾手裡的動作停住了。懷錶明明還沒修好，但指針卻自己跳動了一下。

艾莉西亞屏住了呼吸。面前這座已經壞了幾十年的古鐘，齒輪突然發出了一聲沉重的呻吟。

「滴答。滴答。」

聲音重疊了。頻率同步了。

凱爾感覺周圍的空氣變得粘稠，就像是他發動「微觀停滯」時的感覺，但這次範圍不是指尖，而是整個房間。鐵皮牆壁開始變得透明，露出了背後不該存在的景象——一排排高聳的書架，和窗外耀眼得刺目的藍天。

艾莉西亞感覺周圍的空間開始扭曲，像是水面上的倒影被打亂。古老的石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金屬板，還有窗外那令人絕望的灰暗廢墟。

兩個時空，在這一刻，因為某種未知的契機，發生了奇蹟般的「疊加」。

凱爾猛地站起身，手裡的螺絲起子掉在地上。他震驚地看著前方。

在他的工作檯對面，原本是空無一物的空氣中，慢慢浮現出一個發光的人影。

那是個女孩。

她穿著他從未見過的乾淨且華麗的衣服，銀色的長髮像瀑布一樣流淌。她的眼睛紅腫，似乎剛哭過，但那雙紫羅蘭色的瞳孔即使在淚水中也顯得如此清澈。

艾莉西亞捂住了嘴，不敢發出聲音。

在她面前，出現了一個渾身散發著鐵鏽與血腥味的少年。

他穿著破爛的皮夾克，臉上沾滿了機油和乾涸的血跡。那雙黑色的眼睛像受傷的孤狼一樣警惕，卻又隱藏著深深的疲憊。

這不是幻覺。

兩人的腦海中同時閃過這個念頭。

這太真實了。真實到能看清對方睫毛的顫動，真實到能聽見對方急促的呼吸聲。

凱爾下意識地握緊了拳頭，這是他在廢墟生存的本能反應——面對未知，先防禦。

艾莉西亞卻緩緩地鬆開了手，那是她身為研究者的渴望——面對未知，去探索。

鬼使神差地，兩人同時伸出了手。

隔著一千年的時光，隔著繁華與毀滅的深淵。

凱爾的手指全是繭和傷疤。

艾莉西亞的手指纖細白皙。

近了。更近了。

按照常理，他們的影像應該會像立體投影一樣穿過彼此。

但是——

當指尖觸碰的那一瞬間。

滋——轟！

沒有穿透。

而是一股實質的、溫暖的、甚至帶著微微電流的觸感。

「！」

「！」

凱爾的瞳孔劇烈收縮。在接觸到艾莉西亞的一瞬間，他體內那股微弱到只能用來開鎖的魔力迴路，像是被注入了核電站級別的能量，瞬間過載發燙。

他的天賦「微觀停滯」失控了。

不是停止。

龐大的魔力強行逆轉了規則。

「停滯」崩潰成了「逆流」。

凱爾手中的金色懷錶突然發出刺眼的光芒，指針開始以肉眼看不見的速度瘋狂倒轉。

整個房間——不，兩個房間裡的物體都開始漂浮起來。凱爾桌上的螺絲釘、艾莉西亞身邊的書籍，全部違背重力升上半空。

凱爾張了張嘴，聲音乾澀得像是從喉嚨裡擠出來的。

「……天使？」

艾莉西亞驚訝地看著指尖躍動的金色電弧，看著眼前這雙深邃如夜的眼睛。

「……惡魔？」

下一秒，白光吞沒了一切。

命運的齒輪，在這一刻，終於重新咬合。

(第一章 完)



Figure 1: The Spatial Overlap - Kael and Elise make first contact.

第二章：重疊的避難所 (Expanded)

1. 薛定谔的密室

白光並沒有帶來死亡，反而帶來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暈眩感，就像是被扔進滾筒洗衣機裡旋轉了三天三夜，連膽汁都要吐出來的那種噁心。

當凱爾重新找回平衡感時，他的手本能地抓向身邊可能有的一切支撐物。他預期摸到的是冰冷、粗糙的生鏽水管，但指尖傳來的觸感卻是柔軟、細膩，帶著溫度的……絲絨？

他猛地睜開眼。

眼前的景象讓他產生了嚴重的認知失調。他用力眨了眨眼，甚至懷疑自己的視網膜被剛才的閃光燒壞了。

他依然站在那個伴隨了他三年的地下避難所裡。那張堆滿了精密螺絲、拆解到一半的無人機馬達、還有幾罐過期潤滑油的工作檯，依然穩穩地立在牆角。空氣中那股混合著黴菌、機油和地下水腐爛氣息的味道也沒有消失。

但是——

在工作檯的左側，原本應該是堆放廢棄電池回收桶的位置，現在卻憑空「切入」了一張暗紅色的長沙發。那是一張極盡奢華的傢俱，椅背上雕刻著繁複的金葉花紋，椅腳呈現出優雅的獸爪狀。

最詭異的是，這張沙發並不是搬進來的，而是「長」進來的。

它的左側扶手生硬地嵌入了一根直徑十公分的生鏽排水管中。兩者在空間上完美重疊，卻沒有發生物理碰撞。沒有擠壓變形，沒有金屬斷裂的聲音，就像是兩張不同圖層的 Photoshop 圖片被錯誤地疊加在了一起。

凱爾試探性地伸出手，想要觸碰那張沙發。

滋——

指尖在距離沙發表面還有幾公分時，感受到了一股細微的靜電斥力，就像是把兩塊磁鐵的同極強行按在一起。

「這是……空間干涉？」

「這……這是哪裡？」

一個清脆、顫抖，像是玻璃珠落在瓷盤上的女聲再次響起。

凱爾的神經瞬間緊繃，他在廢墟生存的本能接管了身體。他猛地轉身，動作快得帶起了一陣風，手中的舊式火藥槍——一把經過他改裝、威力足以打穿輕型外骨骼的「路霸」——迅速舉起。

黑洞洞的槍口，死死鎖定了聲音的來源。

「不准動！」他厲聲喝道，聲音因為過度緊張和喉嚨的乾澀而顯得沙啞刺耳，「雙手抱頭！報上名來！妳是全息投影？還是哪家壟斷公司的間諜？」

在他槍口所指的方向，那個銀髮少女正跌坐在那張憑空出現的沙發上。

她看起來糟透了，但也美得驚人。

那一頭如流動水銀般的銀色長髮有些凌亂，幾縷髮絲黏在還有淚痕的臉頰上。她穿著一件凱爾只在博物館圖鑑裡見過的繁複蕾絲禮服，裙襬像花瓣一樣鋪散開來，雖然上面沾染了一些茶漬，但那種布料的光澤絕對不是這個時代合成纖維能比擬的。

少女顯然被這黑洞洞的槍口嚇壞了，紫羅蘭色的瞳孔劇烈收縮。但在恐懼之外，凱爾驚訝地發現，她眼中竟然還燃燒著一簇小小的怒火。

那是身為上位者被冒犯時的本能反應。

「你、你……無禮之徒！」

艾莉西亞顫抖著，卻努力挺直了脊背。她受過的教育不允許她在平民（或者是野蠻人？）面前展現出軟弱。她舉起右手，那裡握著一根細長的短杖——那是用千年白橡木製成，頂端鑲嵌著一顆純淨得令人窒息的「深海之眼」藍寶石。

「妳居然拿著這種原始的煉金武器指著一位淑女？」她的聲音雖然在抖，但語氣裡透著一股刻在骨子裡的傲氣，「根據《帝國貴族法》第7條，威脅貴族可是重罪！我命令你立刻解除武裝！這裡是奧拉西歐，是觀星者家族的神聖領地！你是怎麼闖過防禦結界的？」

凱爾愣了一下，隨即發出一聲嗤笑。那個笑容牽動了他臉上的傷疤，顯得有些猙獰。

「奧拉西歐？」他重複著這個名字，像是聽到了一個天大的笑話，「別開玩笑了，大小姐。如果你說的是那座傳說中的『永恆天空城』，那它早在一千年前就因為魔導爐失控墜落了。現在這裡是被標記為紅色危險區的第13號遺蹟都市，地下B-4區。」

「墜落……？」艾莉西亞愣住了，這個詞彷彿是對她信仰的褻瀆。她憤怒地站起來，手中的魔杖頂端亮起了一點微弱的藍光。

「一派胡言！奧拉西歐是永恆的！它受到三女神的庇佑，怎麼可能墜落！它就——」

她猛地轉身，指向她身後的那扇窗戶。她想讓這個滿口謊言的野蠻人看看窗外那片壯麗的雲海，看看那永不落下的太陽。

然而，她的手指僵在了半空中。

就像是被石化了一樣。

在那扇本該映照著藍天白雲、飛空艇與浮空島嶼的落地窗外，此刻卻疊加了一層灰濛濛的濾鏡。

透過那層像是鱗玻璃一樣的半透明介面，她看到了地獄。

原本應該是雲海的地方，現在是一片連綿起伏的鋼鐵廢墟。大樓像墓碑一樣傾斜插在地上，燃燒的火光在濃煙中若隱若現。天空不是澄清的藍色，而是像淤青一樣的鉛灰色，還下著黑色的雨。

「這……這是什麼？」艾莉西亞的聲音顫抖得不成樣子。

與此同時，凱爾也看到了。

在他那面貼滿了發黃報紙、通緝令與結構圖的水泥牆壁上，疊加了一排高聳入雲的紅木書架。書架上擺滿了燙金封皮的古籍，每一本都散發著智慧與歲月的光暈。

空氣中飄散著一股他不熟悉的味道——那是陳年紙張、乾燥薰衣草與高級紅茶的香氣。這股優雅的味道與他房間裡那股機油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令人想吐的諷刺感。

一個荒謬、瘋狂，卻又唯一的解釋在兩人的腦海中同時炸開。

凱爾慢慢放下了槍。他的手有點抖，從懷裡掏出那枚剛撿到的、還帶著溫度的金色懷錶。

艾莉西亞像失去力氣一樣，指了指身後那座巨大的古鐘。

懷錶的指針，和古鐘的指針，此刻正如出一轍地指向同一個位置。

十二點整。

「現在是……帝國曆 773

年？」艾莉西亞轉過頭，眼神空洞地看著凱爾，像是在尋求一個否定的答案。

凱爾看著她，眼神像是在看一個已經死了很久的幽靈。

「現在是新曆 1024 年，」他冷冷地說，打破了她最後的幻想，「距離妳說的那个年份，已經過去了一千零五十一年了，『淑女』。」

死一般的寂靜籠罩了這個錯亂的空間。這不僅僅是空間的重疊，這是兩個時代的屍體與靈魂被強行縫合在了一起。

2. 過去的陰影：兄長的審視

「咚、咚、咚。」

一陣急促而沉重、帶著某種獨特韻律的敲門聲打破了沉默。這聲音聽起來很悶，因為它來自艾莉西亞身後的虛空——那是屬於「過去」的門，在凱爾眼裡只是一堵掛滿工具的牆。

艾莉西亞的臉色瞬間從蒼白變成了死灰。

「糟糕……這敲門聲……是哥哥！」她慌亂地看向四周，最後視線落在凱爾身上，「快躲起來！如果讓他看到這裡有個髒兮兮的男人……不僅僅是我，連你也會被當場處決的！」

「冷靜點，」凱爾雖然心裡也發毛，但還是保持著拾荒者的冷靜，「我看不到妳的門。理論上，他也看不到我。我們就像是兩個重疊的廣播頻率，聽得到，但不干擾。」

「你不懂！」艾莉西亞急得快哭出來了，「雷歐納德哥哥是家族百年一遇的天才，他的『魔眼』能看到魔力的流動！我們剛才的接觸引起了這麼大的震盪，他一定察覺到了！」

「艾莉西亞？開門。」

門外傳來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威嚴，彷彿連空氣都隨著他的聲音凍結了幾分。

「我感覺到了強烈的魔力震盪。還是那種……不潔的波動。」

艾莉西亞咬了咬嘴唇，深吸一口氣，用力拍了拍臉頰讓自己看起來鎮定一些。她快速整理了一下裙襬，擋在凱爾面前（儘管凱爾在她眼裡是半透明的），然後對著虛空做出了一個「開門」的動作。

對於凱爾來說，這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默劇。

他看到艾莉西亞面前的空氣突然像水波一樣扭曲了一下。緊接著，一個男人走了進來。

那個男人是直接「穿過」了凱爾堆放雜物的鐵架子走進來的。

雷歐納德·范·薇爾。

他穿著一身筆挺的白色金邊制服，胸前掛著象徵榮譽的銀星勳章。他擁有一張如大理石雕像般完美的臉，金色的短髮梳得一絲不苟。但最讓人恐懼的是他的眼睛——那是一雙彷彿沒有溫度的冰藍色瞳孔，被他注視的瞬間，就像是被蛇盯上的青蛙。

凱爾屏住呼吸，背部死死貼著牆壁。

雖然理智告訴他對方看不到自己，但生物本能卻在瘋狂尖叫：危險！極度危險！

這個男人身上散發出的壓迫感，比凱爾在廢墟見過最兇殘的變異獸王還要恐怖十倍。那是純粹的、壓倒性的力量。如果這傢伙真的能看到……哪怕只是一眼，凱爾毫不懷疑自己會在瞬間被某種未知的魔法蒸發。

雷歐納德走進房間，眉頭微微皺起。他的視線像掃描儀一樣掃過房間，好幾次直接穿過了凱爾的身體，停留在凱爾身後的那些來自未來的雜物上——雖然他看不見實體，但他似乎感覺到了

「異樣」。

「這裡的味道很奇怪，」雷歐納德停在房間中央，剛好站在凱爾那張工作檯的位置（在他的時空那是空地），鼻子微微抽動，「有一股……古老的、腐朽的氣息。還有這凌亂不堪的魔力殘渣。」

他伸出手，手指輕輕滑過空氣，指尖剛好從凱爾的鼻尖前一公分掠過。

凱爾心臟狂跳，全身肌肉繃緊，手裡的槍握出了汗。

「我……我在練習『高階召喚術』，」艾莉西亞突然開口，聲音帶著一絲顫抖的堅定。她必須轉移哥哥的注意力。

「召喚術？」雷歐納德停下動作，轉過身，目光如鷹般盯著妹妹。

「是、是的！」艾莉西亞指著古書堆，「我想召喚……更強大的使魔，來證明我不只是個只能看幻覺的廢物。但是失敗了……魔力反噬引起了波動。」

雷歐納德沉默了片刻，那雙冰藍色的眼睛審視著艾莉西亞，似乎在判斷她話裡的真偽。

「不管是真是假，父親對妳最近的行為很不滿。」雷歐納德終於開口，語氣中沒有一絲兄長的溫情，只有家族的冷酷，「『無能』並不可恥，家族養得起一個無能的米蟲。但可恥的是『妄想』。」

艾莉西亞低下了頭，雙手死死抓著裙角，指節發白。

「這週的茶會妳又讓家族蒙羞了，」雷歐納德冷冷地丟下一句話，轉身走向門口，那背影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收起這無聊的好奇心吧。父親已經決定了妳的婚約。既然當不了魔法師，至少要像個貴族玩偶一樣發揮聯姻的價值。」

雷歐納德的身影消失在門後。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那股窒息般的壓力瞬間消失。

艾莉西亞無力地癱坐在地上，眼淚奪眶而出。她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那種深深的無力感和羞辱。

凱爾看著這一幕，心情複雜。這就是黃金時代的貴族？看起來比在廢墟裡搶食的鬣狗也沒有高尚到哪去。

「喂，」凱爾開口，語氣比剛才溫和了一些，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塊髒兮兮的手帕，想了想又塞了回去，「那個冰塊臉走了。」

3. 未來的暴力：拾荒者的貪婪

「轟——！！」

話音未落，凱爾身後的厚重鐵門突然向內凹陷，伴隨著一聲巨響，門鎖被定向炸藥轟飛。一股熱浪和濃煙瞬間灌滿了狹小的地下室。

這次輪到「未來」的危機了。

「哈！我就知道這小子藏了好東西！」

一群穿著拼湊裝甲、手持粗製濫造衝鋒槍的暴徒衝了進來。他們的裝備五花八門，有的戴著防毒面具，有的半邊臉已經金屬化。

是「鐵血幫」。這一帶最惡名昭彰的掠奪者，像蝗蟲一樣啃食廢墟的一切。

領頭的是一個身高超過兩米的光頭大漢，他的右臂完全被切除，改造成了一支巨大的工業用液壓鉗，上面還掛著乾涸的肉屑。

「剛才偵測到的高能反應是從這發出的！」光頭大漢貪婪地掃視著狹小的地下室，防毒面具下傳出沉悶的噴氣聲，「交出來！是不是挖到了古代能源核心？還是舊世界的軍火庫？」

凱爾嘆了一聲，在這個距離跟這種怪物肉搏是找死。他迅速翻身躲到工作檯後（在艾莉西亞眼裡，他是躲到了沙發背後）。

「這裡只有垃圾和老鼠，想要命的話就滾！」凱爾回吼，同時熟練地探出槍口扣動扳機。

「砰！」

火藥槍的子彈精準地擊中了光頭大漢的肩甲接縫處，擦出一串火花，讓對方的動作停滯了一瞬，但並沒有造成實質傷害。

「找死！」光頭大漢被激怒了，液壓鉗發出嗡嗡的運轉聲，「給我上！把這裡拆了！把這小子的骨頭一根根捏碎！」

「噠噠噠——」

子彈如雨點般傾瀉而來，打得混凝土牆壁碎屑橫飛，工作檯上的零件四處飛濺。

「呀啊啊！」艾莉西亞尖叫著抱住頭縮在沙發角落。

雖然那些子彈穿過她的身體就像穿過煙霧一樣，不會造成物理傷害，但那種視覺上的恐怖和震耳欲聾的槍聲是真實的。她從未見過如此野蠻、如此充滿純粹殺意的暴力。

「住手！你們這群野蠻人！」她大喊，但沒人聽得見她的聲音，那些暴徒甚至「穿過」了她的身體去射擊凱爾。

凱爾的情況糟透了。

他只有一把單發火藥槍，而對方有四個人，還有一把重型液壓鉗。他被壓制在角落，身上多了幾道擦傷，鮮血滲透了皮夾克。

「卡嗒。」

最絕望的聲音響起——沒子彈了。

光頭大漢獰笑著步步逼近，身後的幾個嘍囉正用突擊步槍封鎖凱爾的所有退路。

「結束了，地溝老鼠。」光頭大漢舉起了那隻巨大的液壓鉗，準備將凱爾連同掩體一起夾碎。

艾莉西亞看著那個滿身是血卻還在頑強反擊的少年。

如果他死了……這個連結就會斷掉嗎？我也會死嗎？

不，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是唯一一個能看到她，唯一一個證明她不是瘋子的人。

「救救他……」

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衝動，那是一種不想再無能為力、不想再做個等待命運宣判的「玩偶」的憤怒。

她不顧一切地衝上前，跪在凱爾身邊（在她的視角裡）。

「你這個笨蛋！為什麼不用魔法？為什麼不反擊？」

她伸出雙手，按在凱爾的背上。

「雖然不知道你有什麼用……但給我活下去啊！」

轟！

艾莉西亞體內那股一直被視為累贅、無處宣洩，甚至被家族診斷為「失調」的龐大魔力，像是找到了宣洩口。它們不再是無序的波動，而是順著兩人接觸的介面，如同決堤的洪水般瘋狂地湧入凱爾的體內。

凱爾感覺背後一熱，彷彿有人往他的血管裡注入了滾燙的液態黃金。

劇痛。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全能感。

他眼中的世界變了。不再是每秒 60 幀的畫面，而是變成了可以隨意拖動進度條的影片。

光頭大漢已經衝到了面前，液壓鉗距離他的頭頂只有半米。

「去死吧，拾荒者！」

凱爾避無可避。他瞪大眼睛，瞳孔中那圈灰色的光暈瞬間燃燒成了耀眼的金色。

他本能地抬起右手，對準了那隻迎面而來的機械臂。

不是停滯。三秒的停滯救不了命。

要更多。要更強。要……回去！

「局部回溯 (Rewind) ！」

並沒有任何衝擊波發生。

但是在光頭大漢驚恐的目光中，世界倒帶了。

他那隻揮舞到一半、勢不可擋的機械臂，突然詭異地「抽搐」了一下。原本已經伸出的液壓主軸，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巨手按了快退鍵，瞬間縮回了套筒裡。

但是，他的身體還在向前衝。

動量與時間的悖論在這一點爆發。

更可怕的是他手中的另一把改裝衝鋒槍。

原本已經擊發、槍管已經紅熱的槍械，內部的撞針莫名其妙地回到了擊發前的位置，但子彈卻還在槍管裡。

「咔——轟！！」

光頭大漢手中的武器因為這種違反物理邏輯的內部衝突，直接發生了 catastrophic failure (災難性故障) 。

槍膛炸裂，碎片反向噴射，將他那張醜陋的臉炸得滿臉開花。液壓臂更是因為流體逆流而爆開，液壓油如血般噴灑。

「啊啊啊啊！」

慘叫聲震耳欲聾。其他的暴徒被這詭異的一幕嚇傻了。

趁著混亂，凱爾一把抓起工作檯上的工具包，另一隻手下意識地向後伸出——雖然他知道這不合邏輯，但他感覺自己必須「帶上」她。

「走！」

艾莉西亞愣了一下，看著那隻伸向自己的雙手。這次，她沒有猶豫，把手搭在凱爾的手心。

凱爾一腳踹開通往地下水道的緊急逃生口，兩人的身影一同跌入了黑暗、潮濕卻暫時安全的下水道中。

4. 命運的墓碑

不知跑了多久，直到身後的槍聲和叫罵聲徹底消失，只剩下滴答、滴答的水聲。

兩人癱坐在充滿黴味和汙水的黑暗角落裡，大口喘著氣。

那個重疊的空間現象開始變得不穩定了。艾莉西亞的身影像是接觸不良的燈泡一樣閃爍著，有時候透明得幾乎看不見。

「妳……還在嗎？」凱爾靠著牆，感覺頭像要裂開一樣痛。那是過度使用能力的代價，就像是大腦被強行塞進了一塊燒紅的煤炭。

「還在……」艾莉西亞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剛才那次「傳輸」幾乎抽乾了她的體力，「剛才那是……魔法嗎？你們這個時代的人，打架都這麼粗魯嗎？」

「那是生存。」凱爾沒好氣地回答，他擦了擦臉上的血，從懷裡掏出一本被油汙浸透的書。

那是他在某次探索圖書館遺蹟時撿到的《帝國編年史（殘卷）》。他一直留著它，只是為了在無聊時看看那個傳說中的黃金時代有多麼美好。

但現在，這本書有了新的意義。

他藉著頭盔上微弱的應急燈光，快速翻動著酥脆的書頁。

既然知道了她的名字，既然知道了年代……

找到了。

在第 773 年的那一頁。

凱爾的手指僵住了。

* * 「帝國曆 773 年，霜月 14

日。觀星者家族發生特大火災。起火點位於北塔樓。家族成員無一傷亡，唯獨年僅 16 歲的幺女，艾莉西亞·范·薇爾，因逃生不及葬身火海，屍骨無存……」*

「喂，野蠻人，你在看什麼？」艾莉西亞湊了過來，雖然她看不懂那些現代文字。

凱爾抬起頭，看著眼前這個雖然狼狽、裙子髒了、頭髮亂了，卻依然散發著生命光輝的少女。

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感壓在他的胸口。

「艾莉西亞，」他的聲音異常沉重，「妳剛才說今天是霜月 11 日，對吧？」

「是啊，怎麼了？」艾莉西亞整理著裙襬，不明所以地看著他。

凱爾猶豫了片刻，最終還是將書頁轉向她，手指重重地點在那段文字上。

「雖然我們才認識不到一小時，而且妳還挺煩人的，像個被寵壞的小鬼……」

凱爾深吸一口氣，看著她的眼睛，說出了那句將兩人命運徹底綁死的話：

「但是，根據歷史記載……妳還有三天就要死了。」

(第二章 完)



Figure 2: Combat Rewind - A desperate alliance against the Iron Blood Gang.

第三章：悖論計畫

1. 否認與證據

「騙子。」

艾莉西亞的聲音冰冷，帶著一絲顫抖。她死死盯著凱爾手中那本破爛的書，紫羅蘭色的眼睛裡燃燒著憤怒與恐懼交織的火焰。

「妳剛才說什麼？」凱爾皺起眉頭。

「我說你是騙子！」艾莉西亞猛地站起來，差點撞翻了那張憑空出現在下水道磚塊上的絲絨椅子，「你編造這些謊言，就是為了操控我！讓我聽你的話！」

凱爾嘆了口氣，將那本《帝國編年史》收回懷中。他靠在潮濕的牆壁上，感覺後腦勺因為過度使用能力而突突地跳著。

「妳覺得我有必要騙妳？」他反問，「我們認識不到兩小時，我連妳是人是鬼都搞不清楚。如果我想害妳，直接不管妳就好了。」

「但是.....但是.....」艾莉西亞的聲音開始動搖，「那是一千年前的書！紙張會腐爛、墨水會褪色、記載會出錯！也許是某個抄寫員寫錯了名字！」

「是嗎。」凱爾從工具包裡翻出另一樣東西——一張發黃的報紙殘片，邊緣焦黑，顯然是從某場火災中搶救出來的。

他將報紙遞向艾莉西亞。

「這是我三個月前在第 7 區的報社遺蹟挖到的。當時還以為只是普通的舊報紙，沒什麼價值。」

艾莉西亞接過報紙的動作有些猶豫。她的手指穿過那層時空的薄膜，感受到了紙張粗糙的觸感——這東西比書籍更容易傳遞，也許是因為它已經足夠「死亡」了。

她低頭看向標題。

雖然字體是她不熟悉的「新體字」，但經過剛才的交流，她已經能大致辨認出含義。

《帝都晚報》——帝國曆 773 年，霜月 15 日

「觀星者家族北塔突發大火，年僅十六歲的幺女艾莉西亞·范·薇爾不幸罹難。火災原因疑似魔導爐失控，官方正在調查中.....」

報紙從艾莉西亞的手中滑落。

「這……這不可能……」

她的聲音變得細若蚊蠅。她想要否認，但報紙上清清楚楚印著她的名字、她的年齡、她的死亡日期。

「還有這個。」

凱爾又掏出一塊薄薄的金屬片。上面刻著精細的拓印圖案——那是一塊墓碑的拓本。

艾莉西亞·范·薇爾

帝國曆 757 年 — 773 年

「願星光永遠照耀她純潔的靈魂」

艾莉西亞的瞳孔劇烈收縮。

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看到了自己的出生年份。

她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年份——就在三天後。

「不……不不不不……」

她跌坐在地上，雙手捂住臉，身體開始不受控制地顫抖。

淚水從指縫間滑落。

「為什麼……」她的聲音像破碎的玻璃，「為什麼是我……我做錯了什麼……」

凱爾看著眼前這個崩潰的少女，心裡湧起一股莫名的煩躁。

他不擅長安慰人。在廢墟裡，軟弱只會招來死亡。他從小就學會了把眼淚吞回肚子裡，把悲傷化為求生的動力。

但是……

「喂。」

他走到艾莉西亞面前，蹲下身子。

「妳聽好了。」

艾莉西亞抬起頭，淚眼朦朧地看著他。

凱爾的表情依然冷硬，但眼神中有一絲她從未見過的認真。

「歷史說妳三天後會死。」他一字一句地說，「但那是『已經發生』的歷史。對我來說，那是一千年前的事情。」

「但是對妳來說……」他頓了頓，「那是『還沒發生』的未來。」

艾莉西亞愣住了。

「妳現在還活著，對吧？」凱爾伸出手，指尖輕輕碰觸她的額頭，「這裡還是熱的，心臟還在跳。歷史書上寫的是結果，不是過程。」

「既然結果可以被記錄……」他話鋒一轉，「那過程就可以被改變。」

艾莉西亞瞪大眼睛。

「你的意思是……」

「歷史不是用來遵守的，」凱爾站起身，轉過身去，「是用來改寫的。」

他的聲音很輕，卻像是一道閃電劈開了籠罩在艾莉西亞頭頂的烏雲。

「反正我也挺好奇的，」凱爾自言自語般說道，「如果改變了過去，我手上這本書……會變成什麼樣子？」

2. 規則測試

第二天清晨。

經過一夜的休息（雖然兩人都沒怎麼睡好），「重疊空間」的現象變得更加穩定了。

凱爾發現，只要他和艾莉西亞保持在一定距離內（大約十米），兩個時空就會維持「半融合」的狀態。超過這個距離，艾莉西亞的影像就會開始閃爍，最終消失。

「我們需要搞清楚這個連結的規則。」凱爾將一堆雜物擺在兩人之間的「介面」上，「如果想要改變歷史，光靠嘴巴說是沒用的。我們需要能夠交換東西。」

艾莉西亞點了點頭。雖然眼睛還有些紅腫，但她的眼神已經恢復了幾分堅定。

「那就開始吧。」

實驗一：有機物傳遞

艾莉西亞從她那邊的空間裡拿出一顆蘋果——那是她昨天從廚房偷偷帶出來的點心。

「我試著把這個遞給你。」

她將蘋果放在手心，緩緩伸向凱爾。

當蘋果穿過那層若有若無的「時空薄膜」時，兩人同時感受到了一股奇異的阻力，就像是把手伸進黏稠的蜂蜜裡。

「滋滋滋——」

蘋果成功地落在了凱爾那邊的地板上。

但下一秒，它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腐爛。

紅潤的果皮變成暗褐色，果肉塌陷，汁液蒸發，不到三秒鐘，一顆新鮮的蘋果就變成了一堆乾枯的灰燼。

「……」凱爾看著地上的粉末，沉默了。

「這……」艾莉西亞瞪大眼睛，「它經歷了一千年的時間？」

「看起來是這樣。」凱爾用手指碾了碾那些灰燼，「有機物無法穿越這麼長的時間差。時間會『加速』它的衰老。」

實驗二：無機物傳遞

凱爾從工具包裡拿出一枚普通的金屬螺絲。

「換我試試。」

他將螺絲推過「介面」。

同樣的阻力，同樣的「滋滋」聲。

螺絲落在了艾莉西亞那邊的地板上。

沒有腐爛。沒有消失。

但螺絲的表面覆蓋了一層薄薄的銹跡，就像是在潮濕的環境中放了幾十年一樣。

「成功了！」艾莉西亞撿起螺絲，驚喜地說道，「雖然有些生鏽，但結構還是完整的！」

「無機物可以傳遞。」凱爾記下這個結論，「但會承受『時間銹蝕』。傳遞越耐久的材料，損耗越小。」

實驗三：資訊傳遞

「如果物質傳遞有限制，那資訊呢？」艾莉西亞問道。

凱爾拿出一張紙和一支鉛筆，快速寫下一行字：

「妳看到這行字了嗎？」

他將紙張推過介面。

紙張穿過的瞬間，開始以極快的速度泛黃、變脆。

「快看！」凱爾喊道。

艾莉西亞湊近紙張，在它徹底碎裂之前，勉強看清了上面的字跡。

「我.....我看到了！」她興奮地說，「雖然紙已經爛了，但文字在消失前我記住了！」

「資訊可以傳遞。」凱爾修正了之前的結論，「但需要耐久的載體。如果要傳遞重要資訊，最好刻在金屬上。」

實驗四：魔力傳遞

「最後一個實驗。」凱爾看向艾莉西亞，「昨天妳給我注入魔力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能力變強了。我們需要確認這是不是可以重複的。」

艾莉西亞點了點頭。她走到凱爾身邊，伸出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她閉上眼睛，試著調動體內的魔力。

那股一直以來被視為「失調」的龐大能量，此刻卻像被打開了閥門的水庫，順著她的手臂，流入凱爾的身體。

凱爾感覺全身一暖。那種感覺就像是在冰天雪地裡喝下一杯熱可可，從內到外都被溫暖包裹。

「怎麼樣？」艾莉西亞問道。

凱爾低頭看著自己的右手。他嘗試發動「微觀停滯」——那個平時需要三秒冷卻的廢物能力。

灰色的光暈在他眼中閃爍。

他伸手觸碰旁邊的一塊石頭。

石頭瞬間停止了所有的分子運動。

一秒。兩秒。三秒。

四秒。五秒。

六秒！

「太強了.....」凱爾喃喃自語，「停滯時間翻倍了。而且冷卻時間幾乎沒有了。」

他轉頭看向艾莉西亞，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光芒。

「妳就像是.....我的魔力電池。」

艾莉西亞的臉微微泛紅。

「說得好像是在佔我便宜一樣.....」

「這是事實。」凱爾直言不諱，「沒有妳，我的能力就是個廢物。有了妳.....」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認真起來。

「也許我們真的能改變歷史。」

3. 歷史情報戰

規則測試完成後，兩人開始著手調查「火災」的真相。

既然要改變歷史，首先就要知道：到底是誰、用什麼方法殺死了艾莉西亞？

凱爾的行動（未來線）

凱爾離開了安全屋，冒險前往第 9 區的「記憶庫」。

那是一座半毀的圖書館遺蹟，據說在舊時代曾是政府的中央檔案館。雖然大部分資料都在魔力枯竭的災難中毀於一旦，但有些被密封在防護層裡的機密文件還保存了下來。

他花了兩個小時躲避巡邏的變異獸和敵對幫派，終於潛入了檔案館的深處。

在一個佈滿灰塵的金屬櫃子裡，他找到了一份標註為「已解密」的文件夾。

《觀星者家族北塔火災調查報告——帝國調查局》

凱爾快速翻閱報告。

大部分內容都是官僚式的套話：「火災原因初步判定為魔導爐失控」、「受害者艾莉西亞·范·薇爾因逃生不及而葬身火海」、「家族其他成員均已安全撤離」……

但在報告的最後一頁，有一行被黑色墨水塗抹過的文字。

凱爾從工具包裡掏出一支紫外線手電筒——這是他在舊時代的探險裝備店找到的寶貝。

紫光照射下，被塗抹的文字若隱若現地浮現出來：

「調查員備註：起火點位於魔導爐控制室，疑似人為破壞。結界系統在火災發生前 10 分鐘被『內部人士』關閉。建議深入調查家族內部。」

「附註：此案已被上級下令封存。禁止進一步調查。」

凱爾的眼神變得冰冷。

「人為破壞」、「內部人士」、「封存案件」……

這不是意外。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謀殺，而且有人在掩蓋真相。

艾莉西亞的行動（過去線）

與此同時，艾莉西亞也在她的時間線進行調查。

她裝作若無其事地在家族莊園中走動，觀察父親和哥哥的動向。

她發現了幾個可疑的跡象：

1. 父親最近頻繁地與「黃金商會」的代表會面，討論的內容似乎與她的婚約有關。
2. 哥哥雷歐納德每天都會去北塔樓的地下室，那裡存放著家族的魔導爐。
3. 僕人們被禁止進入北塔樓的特定區域，理由是「正在進行結界調整」。

更重要的是，她偷聽到了一段對話。

那天晚上，她躲在父親書房的窗戶下，聽到了父親和雷歐納德的聲音。

「北塔的結界調整好了嗎？」父親的聲音冰冷如霜。

「是的，父親。」雷歐納德的聲音同樣沒有溫度，「安全閥已經被移除，魔導爐的能量輸出將在三天後達到臨界點。屆時……」

「屆時，一切都會結束。」父親接過話頭，「那個『污點』將會消失，家族的血統將會恢復純潔。」

「婚約呢？」雷歐納德問道。

「黃金商會已經同意了。」父親冷笑一聲，「他們只需要一個死去的新娘作為藉口，就能名正言順地獲得我們家族的三成礦脈股份。這是一筆划算的交易。」

艾莉西亞捂住了嘴，身體止不住地顫抖。

她的父親。她的哥哥。

他們正在計劃殺死她。

而她的「死亡」，只是一筆政治交易的籌碼。

4. 悖論計畫成形

當天深夜，兩人在重疊空間中再次會合。

「我查到了。」凱爾率先開口，將調查報告的關鍵內容告訴艾莉西亞，「官方報告說火災是『意外』，但有個調查員發現了蛛絲馬跡——結界被『內部人士』關閉，魔導爐是被人為破壞的。然後這個案子就被封存了。」

艾莉西亞聽完，臉色慘白。

「我也查到了。」她的聲音沙啞，「是我的父親和哥哥。他們……他們正在調整北塔的魔導爐，讓它在三天後『失控』。」

「我親耳聽到的。他們說要『消除污點』，要『恢復家族的純潔血統』……」

她的眼眶再次泛紅，但這次她沒有哭。

「原來如此。」凱爾靠在牆上，冷靜地分析道，「妳的『虛空殘響』能力被視為家族的恥辱。但他們害怕的不僅僅是恥辱……他們害怕這個能力會被外人發現並利用。」

「所以他們決定『毀滅證據』。」艾莉西亞苦澀地說，「殺死我，然後把一切歸咎於意外。這樣既能保住家族的面子，又能從婚約中撈到好處。」

「一舉兩得。」凱爾吐出這四個字，語氣中帶著一絲譏諷，「貴族的算盤，果然打得精。」

沉默了片刻，凱爾開口問道：

「那妳打算怎麼辦？」

艾莉西亞抬起頭，眼中燃燒著一股從未有過的火焰。

「我要活下去。」

她的聲音堅定而清晰。

「我不想當什麼『污點』，不想當什麼『籌碼』。我要逃出北塔樓，然後……然後讓他們知道，他們低估我了。」

凱爾看著她，嘴角微微勾起一絲弧度。

「這才對。」

「但問題是，」艾莉西亞的眉頭皺了起來，「北塔樓有結界。那是哥哥親手設置的，連蒼蠅都飛不出去。我不知道怎麼破解它。」

「結界……」凱爾思考了片刻，「妳知道結界的具體構造嗎？」

「我只知道大概的原理。」艾莉西亞回憶著，「它是用家族的古老魔法陣驅動的，能量來源是北塔的魔導爐。如果能切斷能量供應，結界就會崩潰。」

「但問題是，魔導爐在地下室，而且有重兵把守。我根本進不去。」

凱爾沉默了。

他在思考一個瘋狂的點子。

「如果……」他緩緩開口，「妳能把結界的設計圖傳給我呢？」

艾莉西亞愣住了。「傳給你？但你在一千年後，你能怎麼辦？」

「一千年後，很多東西都改變了。」凱爾說道，「古代的魔法陣，現在可能已經被破解了。我可以在遺蹟裡找找看，有沒有關於這種結界的研究資料。」

「然後……」他頓了頓，「我把破解方法傳回給妳。」

艾莉西亞瞪大眼睛。

「等等……這不就是一個悖論嗎？」她遲疑地說，「我把資訊傳給你，你找到答案再傳回給我。但如果我沒有傳給你，你就不會找到答案，我也就無法獲得破解方法……」

「這叫『靴帶悖論』。」凱爾點了點頭，「資訊從無到有，因果循環。理論上不應該存在的東西，卻因為時間循環而產生了。」

「但是……」他話鋒一轉，「在這個連結存在的情況下，悖論也許就是我們唯一的武器。」

艾莉西亞沉默了很久。

「如果我們成功了……」她抬起頭，眼神中帶著一絲迷茫和期待，「歷史會改變嗎？你手上的那本書……上面關於我的記載，會變成空白嗎？」

凱爾看著她，眼神深邃。

「我不知道。」他坦誠地說，「也許會變成空白。也許會變成另一個故事。也許……我會忘記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記載。」

他頓了頓，然後說出了一句讓艾莉西亞心頭一震的話：

「但比起擔心悖論會帶來什麼後果……」

「我更想看看，妳活著的明天會是什麼樣子。」

艾莉西亞的眼眶再次濕潤了。

但這一次，不是因為恐懼或絕望。

而是因為，在這個充滿黑暗的命運漩渦中，終於有一個人——一個來自千年之後的陌生人——願意為她而戰。

「那就這麼說定了。」她伸出手，「明天，我會把結界的設計圖刻在金屬板上，傳給你。」

凱爾看著那隻纖細的手，猶豫了一秒，然後握了上去。

兩隻跨越千年的手，在時空的裂縫中緊緊相握。

「悖論計畫，正式開始。」

(第三章 完)



Figure 3: The Paradox Pact - A handshake across a thousand years.

第四章：靴帶悖論

1. 潛入地下室

霜月 12 日，深夜。

北塔樓的走廊一片死寂，只有牆壁上的魔法燈偶爾發出微弱的嗡嗡聲。月光透過彩繪玻璃窗灑落，在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

艾莉西亞蜷縮在通風管道裡，努力控制著呼吸的聲音。

這條管道是她小時候捉迷藏時發現的秘密通道，連接著塔樓的各個角落。那時候，她還天真地以為這個家族是愛她的，只是不善於表達。

現在她知道了真相。

「虛空殘響」在她眼前閃爍——這個曾經被視為詛咒的能力，此刻成了她最大的依仗。

她閉上眼睛，集中精神。

視野中出現了一層若有若無的光暈，就像是半透明的水波紋。在這層光暈中，她看到了「即將發生」的畫面——

兩名護衛站在地下室入口，百無聊賴地聊著天。

其中一人看了看懷錶，說：「換班時間到了，去叫老三他們吧。」

另一人點點頭，轉身離開。

剩下的那名護衛打了個哈欠，靠在牆上閉目養神。

「30 秒的空檔。」艾莉西亞在心裡默數。

她等待著。

當視野中的畫面與現實同步時，她悄無聲息地從通風口滑出，赤腳踏在冰涼的石板地上。

護衛的呼嚕聲規律而沉穩。

艾莉西亞像一隻貓一樣輕巧地穿過走廊，閃進了地下室的入口。

石階向下延伸，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獨特的氣味——那是魔導爐運轉時散發出的臭氧味，混合著陳舊石塊的霉味。

越往下走，溫度越高。魔導爐的熱量透過牆壁滲透出來，讓人感覺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的烤爐中。

終於，她來到了控制室的大門前。

門是用厚重的精金打造的，上面刻滿了繁複的魔法符文。這是「星隕牢籠」結界系統的核心——所有的能量都從這裡輸出，所有的控制指令都從這裡下達。

艾莉西亞深吸一口氣，將手掌按在門上。

凱爾說過，精金會「記住」觸碰過它的魔力。作為家族成員，她的魔力波動應該被列入「白名單」……希望如此。

「滴——」

一聲輕響，大門無聲地滑開了。

控制室的中央，是一座巨大的魔導爐。它呈八角形，由玄武岩和秘銀合金構成，表面閃爍著幽藍色的魔力光芒。爐心深處，有一團如同小太陽般的能量核心，散發著令人窒息的高溫。

但艾莉西亞的目標不是魔導爐本身。

她的視線落在地板上——那裡刻著一圈巨大的魔法陣，直徑足有十米。這就是「星隕牢籠」的核心陣圖，所有的結界能量都從這裡被調配和分發。

艾莉西亞跪在地上，從懷中掏出一塊銅板和一把凱爾之前傳來的金屬刻刀。

她屏住呼吸，開始逐筆逐畫地將陣圖上的核心符文拓印到銅板上。

這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符文的每一道弧線、每一個交點都必須精確無誤，否則就毫無意義。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

她的額頭滲出了細密的汗珠，手腕也開始發酸。但她不敢停下，不敢放鬆——

「咔嗒。」

外面傳來了腳步聲。

艾莉西亞的心臟猛地一縮。她抬起頭，「虛空殘響」自動觸發——

她看到了雷歐納德的身影正走下石階。

不對！按照時間表，他應該還要一個小時才會巡視！

艾莉西亞來不及多想，迅速收起銅板和刻刀，滾進了魔導爐底座的陰影中。

那裡有一道維護用的狹窄縫隙，剛好能容納她纖細的身體。

腳步聲越來越近。

控制室的門被推開了。

雷歐納德走了進來，冰藍色的眼睛像掃描儀一樣掃視著房間。

「.....」

他停在魔法陣中央，緩緩轉了一圈。

「奇怪，」他喃喃自語，「我明明感覺到了魔力波動.....」

艾莉西亞趴在黑暗中，大氣都不敢出。她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快得幾乎要從喉嚨裡跳出來，血液在太陽穴突突地跳動。

雷歐納德的視線掃過她藏身的位置——

然後移開了。

他走向魔導爐的控制台，檢查了一番數據，確認一切正常後，轉身離開了。

「咔嗒。」

門關上了。

艾莉西亞癱軟在地上，全身像是被抽乾了力氣。她的後背已經被冷汗浸濕，雙手止不住地顫抖。

「太.....太險了.....」

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任務還沒完成。

她爬出縫隙，回到陣圖前，繼續未完成的拓印工作。

又過了半個小時，銅板上終於刻滿了完整的核心符文。

她站起身，最後看了一眼那座散發著幽藍光芒的魔導爐。

「三天後，你就會『意外失控』，把我燒成灰燼。」她輕聲說道，「但我不會讓你得逞的。」

」

然後，她轉身離開。

2. 遺蹟探險

與此同時，一千年後的未來。

凱爾站在「舊魔導學院遺蹟」的入口前，打量著眼前這座半塌陷的建築群。

這裡曾經是帝國最高學府，培養出了無數頂尖的魔法師和學者。但在魔力枯竭的災難中，學院和它的知識一起被埋葬在了廢墟之下。

現在，這片區域被一種叫做「蛛形機兵」的變異機器佔據。

那是舊時代的安保機器人，在失去控制後變得極具攻擊性。它們有八條由合金製成的機械腿，頭部安裝著熱感應攝像頭，腹部則藏著高壓電擊器。

凱爾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裝備：一把改裝火藥槍（只剩三發子彈）、一把刺刀、一個工具包，以及……來自艾莉西亞的魔力。

他閉上眼睛，感受著體內那股溫暖的能量流動。

「夠用了。」他自言自語道，然後邁步走進遺蹟。

學院的內部比外表看起來更加破敗。天花板塌了一半，露出生鏽的鋼筋和灰暗的天空。地板上散落著碎玻璃和焦黑的書頁，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朽的氣息。

「嘶嘶嘶——」

警報聲響起。

三隻蛛形機兵從陰影中衝了出來，紅色的電子眼鎖定了凱爾。

凱爾沒有後退。

第一隻機兵撲到面前時，他側身閃過，右手按在它的機械腿關節上。

「停滯！」

灰色的光暈閃過，那條腿瞬間凍結。機兵失去平衡，重重摔在地上。

凱爾順勢跳到它背上，用刺刀刺穿了它的核心處理器。

第二隻機兵從側面包抄過來，腹部的電擊器發出刺耳的充電聲。

凱爾轉身，舉槍。

「砰！」

子彈正中電擊器，引發了一連串電弧。機兵在劇烈的抽搐中短路報廢。

第三隻機兵更加謹慎，保持著距離，用機械腿的尖端試探性地攻擊。

凱爾向後退了幾步，觀察著它的攻擊節奏。

等到它露出破綻的瞬間——

他衝上前，一把抓住它的頭部攝像頭，發動「局部回溯」。

金色的光芒閃過。

攝像頭內部的電路「倒退」到了組裝前的狀態——零件散落一地，鏡頭碎裂，機兵瞬間失去了「視覺」。

它開始瘋狂地亂撞，最後撞上了一根承重柱，和柱子一起轟然倒塌。

凱爾拍了拍手上的灰塵，繼續向學院深處走去。

經過一番搜尋，他終於找到了「禁書區」的入口。

那是一道厚重的合金大門，上面刻著古老的警告符文：

「此門之後，禁術安眠。非授權者擅入，後果自負。」

凱爾冷笑一聲。

「一千年前的『禁術』，現在只是一堆廢紙。」

他將手掌按在門鎖上，發動「局部回溯」。

這次他沒有讓整扇門倒退，而是精準地瞄準了鎖芯的機械結構。

鎖芯「回溯」到了尚未上鎖的狀態。

「咔嗒。」

門開了。

禁書區的內部出乎意料地保存完好。大概是因為密封的環境隔絕了外界的侵蝕，這裡的書籍雖然泛黃，但依然可以閱讀。

凱爾快速瀏覽著書架上的標籤：「禁忌召喚術」、「靈魂操縱」、「時間扭曲」……

他在「結界學」的分類下，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

《帝國結界大全——禁術篇》

他將書抽出來，快速翻閱。

在第三十七章，他找到了「觀星者家族」的專屬結界——「星隕牢籠」。

書中詳細記載了這種結界的原理、構造，以及……弱點。

「星隕牢籠需要持續穩定的魔力供應。若在結界啟動瞬間，魔力供應被突然切斷，結界會進入『重啟模式』，產生約3秒的『空窗期』。在此期間，結界失效，被困者可自由出入。」

凱爾的眼睛亮了起來。

「3秒……夠了。」

3. 資訊傳遞

重疊空間。

凱爾和艾莉西亞再次在時空的交界處會合。

「拿到了。」艾莉西亞將那塊刻滿符文的銅板推過介面，遞給凱爾。

銅板穿過時空薄膜，表面覆上了一層薄薄的銅綠，但符文依然清晰可辨。

凱爾接過銅板，與古籍中的描述對照了一番。

「沒錯，這就是『星隕牢籠』的核心陣圖。」他點了點頭，「和書上畫的完全一致。」

「那破解方法呢？」艾莉西亞急切地問道。

凱爾將古籍的相關頁面展示給她看，同時解釋道：

「結界的弱點在於能量供應。如果在結界啟動的瞬間切斷魔導爐的輸出，會產生 3 秒的空窗期。妳可以利用這 3 秒逃出北塔。」

艾莉西亞皺起眉頭。

「但問題是，魔導爐在地下室，有重兵把守。我怎麼可能在火災發生的同時跑到地下室去切斷能量？」

「這確實是個問題……」凱爾沉思著。

就在這時，艾莉西亞無意間翻轉了手中的銅板。

她的動作突然凝固了。

「這……這是什麼？」

銅板的背面，刻著一行她從未見過的字：

「霜月 14 日，子時三刻，魔導爐西側閥門。——E」

那個「E」，是她名字的首字母。

而那字跡……分明就是她自己的筆跡。

「我……我沒有刻過這行字。」艾莉西亞的聲音開始顫抖，「這是怎麼回事？」

凱爾盯著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開口了，語氣帶著一絲敬畏：

「這是『靴帶悖論』。」

「什麼？」

「在某個我們還沒有經歷的時間線裡，」凱爾緩緩說道，「妳成功逃脫了火災。然後，妳把這個關鍵資訊刻在銅板上，傳回給『過去的妳』。」

「這就是為什麼銅板上會有這行字。因為『未來的妳』已經活下來了，並且把逃生的線索告訴了『過去的妳』。」

艾莉西亞的大腦一片混亂。

「可是.....如果我沒有收到這個資訊，我就不知道該怎麼逃.....那『未來的我』怎麼可能存在？」

「這就是悖論的精髓。」凱爾說道，「因果循環，雞生蛋，蛋生雞。資訊從無到有，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看著艾莉西亞的眼睛，「如果這行字存在，就意味著『未來的妳』成功活下來了。這是時間本身給妳的保證。」

艾莉西亞深吸一口氣，努力平復心情。

「子時三刻.....魔導爐西側閥門.....」她喃喃重複著，「這是說，我應該在霜月 14 日子時三刻，去關閉魔導爐西側的閥門？」

「西側閥門應該是冷卻系統的控制閥。」凱爾分析道，「關閉它會導致爐心過熱，觸發安全機制自動停機。這比直接破壞魔導爐要安全得多，也更容易執行。」

「那『子時三刻』呢？」

「大概是火災發生前 45 分鐘的樣子。」凱爾估算著，「足夠讓魔導爐過熱並停機，同時也給妳留出了逃跑的時間。」

一切都對上了。

這是一個來自「未來的自己」的完美逃生計畫。

「那就這麼辦。」艾莉西亞握緊銅板，眼神變得堅定，「霜月 14 日子時三刻，我會去關閉西側閥門。」

4. 倒數開始

霜月 13 日。

距離火災還有一天。

艾莉西亞開始秘密準備逃亡所需的物資。

一套僕人的粗布衣服——用來偽裝身份。

一把從廚房偷來的小刀——用來防身。

一小袋金幣——這是她多年積攢的「私房錢」，足夠在外面生活一段時間。

還有凱爾透過金屬板傳來的「地圖」——上面標註了北塔周圍的地形，包括結界的邊界線和最近的安全區域。

她將這些東西藏在床墊下面，等待著命運之夜的到來。

傍晚時分，一名僕人來到她的房間，恭敬地說道：

「艾莉西亞小姐，老爺邀請您參加今晚的家族晚宴。」

艾莉西亞心中一凜。

家族晚宴？在她「意外身亡」的前一天？

這是他們在送她「最後一程」。

「……我知道了。」她強忍著噁心，擠出一個微笑，「我會準時出席的。」

晚宴在家族的大餐廳舉行。

長長的餐桌上擺滿了珍饈美味，水晶吊燈散發著溫暖的光芒。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其樂融融的家庭聚餐。

父親坐在首位，臉上掛著慈祥的笑容：「艾莉西亞，多吃點。妳最近太瘦了。」

哥哥雷歐納德也難得地開了口：「聽說妳最近在研究古籍？這很好，求知是美德。」

艾莉西亞低著頭，機械地將食物送入口中。

每一口都像是在吞咽毒藥。

她想衝上去質問他們：「為什麼？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你們要殺我？」

但她忍住了。

現在還不是時候。

她需要活下去，才能讓他們付出代價。

晚宴結束後，艾莉西亞回到自己的房間。

她站在鏡子前，看著鏡中那個蒼白而憔悴的少女。

「明天，」她對自己說，「要麼逃出去，要麼死在這裡。沒有第三個選項。」

「嗯。」

凱爾的聲音從虛空中傳來。

「準備好了嗎？」他問道。

艾莉西亞轉過身，看著那個半透明的少年身影。

「準備好了。」

「記住，子時三刻，西側閥門。」凱爾叮囑道，「閥門關閉後，妳有大約五分鐘的時間逃離北塔。跑出結界邊界線後，立刻往東走，那裡有一片樹林可以藏身。」

「我記住了。」

沉默了片刻。

「.....如果失敗了怎麼辦？」凱爾問道，聲音有些艱澀。

艾莉西亞看著他，嘴角勾起一絲笑意。

「不會失敗的。」她說，「因為如果失敗了，那個銅板上就不會有『未來的我』留下的字。既然那行字存在，就說明我一定會成功。」

凱爾愣了一下，然後也笑了。

「邏輯上確實沒問題。」

「那就明天見。」艾莉西亞伸出手。

凱爾隔著時空的薄膜，握住了她的手。

「明天見。」

窗外，月亮緩緩升起，在夜空中灑下一片銀輝。

命運的倒數，正式開始。

(第四章 完)



Figure 4: The Infiltration - Elise copies the barrier's core design under Leonard's watch.

第五章：逃亡之夜

1. 午夜降臨

霜月 14 日。

命運之夜。

北塔樓籠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靜中。月亮被厚重的烏雲遮蔽，連一絲銀光都透不出來。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暴風雨前的壓抑感，彷彿整座建築都在屏息等待著什麼。

艾莉西亞站在房間的穿衣鏡前，看著鏡中那個陌生的身影。

她脫掉了華麗的蕾絲睡袍，換上一套從廚房偷來的僕人粗布衣服。那布料又硬又粗糙，摩擦著她嬌嫩的皮膚，讓她有些不習慣。但這種不適感反而讓她保持清醒。

銀白色的長髮被她盤起，塞進一頂破舊的灰色帽子裡。一縷髮絲從帽沿滑落，她不耐煩地將它塞回去。

「怎麼樣？」她轉過身，問向虛空。

凱爾的身影在陰影中若隱若現。一千年後的未來與一千年前的過去，再次在這個狹小的房間裡重疊。

「像個灰姑娘，」凱爾打量著她，「不過是反過來的版本——從公主變成女僕。」

「這是偽裝。」艾莉西亞沒好氣地說。

「我知道。」凱爾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最後確認一次：子時三刻，西側閥門，逆時針轉動六圈。你有 45 分鐘的時間潛入地下室。」

「我記得。」

「魔導爐過熱後會觸發安全停機，結界能量被切斷，空窗期 3 秒。你必須在這 3 秒內跨出結界邊界線。」

「我知道。」

「跨出邊界線後，立刻向東跑，那裡有一片樹林——」

「凱爾。」艾莉西亞打斷他，語氣溫和但堅定，「我不會死的。銅板上的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她從懷中掏出那塊銅板，翻到背面，露出那行熟悉的字跡：

「霜月 14 日，子時三刻，魔導爐西側閥門。——E」

「『未來的我』已經成功了，」她說，「所以『現在的我』也一定會成功。這是時間本身的保證。」

凱爾沉默了片刻，然後點了點頭。

「邏輯上沒問題。」他說，但語氣中帶著一絲連他自己都沒察覺的擔憂，「但還是……小心點。」

艾莉西亞看著他，嘴角勾起一絲微笑。

「你在擔心我？」

「我只是不想看到計畫失敗。」凱爾別過臉去，「畢竟我花了很多時間找那本破書。」

「騙子。」艾莉西亞輕聲說，但心裡卻湧起一股溫暖。

她走到房門前，將手放在門把上。

「走了。」

凱爾的聲音從身後傳來：「明天見。」

艾莉西亞沒有回頭，但她的嘴角揚了起來。

「明天見。」

她推開門，踏入黑暗的走廊。

倒數開始。

距離子時三刻，還有 45 分鐘。

2. 潛行與危機

走廊裡一片漆黑，只有牆壁上的魔法燈發出微弱的藍光，像是一隻隻幽靈的眼睛。

艾莉西亞貼著牆壁前進，腳步輕得像貓一樣。多年來在這座塔樓裡躲避嘲笑和冷眼的經驗，此刻成了她最大的優勢——她比任何人都熟悉這裡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條捷徑、每一個死角。

她閉上眼睛，集中精神。

「虛空殘響」——不，現在應該叫它「時空視野」了——在她眼前展開。

世界變得不一樣了。原本漆黑的走廊中，浮現出若有若無的光影——那是「即將發生」的未來畫面。

兩名護衛從左側走廊的盡頭出現，正朝她的方向走來。

「15秒後抵達。」艾莉西亞在心裡默數，迅速閃進了右側的一道壁龕裡。

腳步聲越來越近。

「今晚加班真倒霉，」其中一名護衛抱怨道，「聽說明天大少爺要去參加什麼舞會，我們還得繼續守夜。」

「別抱怨了，」另一名護衛說，「拿人錢財，替人消災。走吧。」

兩人從艾莉西亞藏身的壁龕旁走過，甚至沒有多看一眼。

艾莉西亞屏住呼吸，等他們的腳步聲消失後，才重新鑽出壁龕，繼續前進。

她來到了中央樓梯的入口。

按照原計畫，她應該從這裡進入通風管道，直通地下室。但「時空視野」向她展示了一個不好的畫面——

通風管道的出口有人把守。

不只是普通護衛，而是穿著黑色制服的「星隕衛士」——家族的精銳戰力。

「雷歐納德加強了警備……」艾莉西亞咬了咬嘴唇。

她不得不繞道。

廢棄的貨運通道是她的備選路線。那是一條很久沒人用過的老舊通道，連接著塔樓的倉庫和地下室。

她沿著走廊向西走，來到一道佈滿灰塵的鐵門前。門鏈已經生鏽，輕輕一推就斷了。

通道內部漆黑一片，空氣中瀰漫著霉味和腐朽的氣息。艾莉西亞摸索著前進，腳下的石板不時發出「咯吱」聲。

「小心。」

凱爾的聲音突然從虛空中傳來，帶著緊張的語氣。

艾莉西亞立刻停下腳步。

「妳脚下三步有感應線！」

她低頭看去。在「時空視野」的輔助下，一道細如髮絲的魔力線浮現在黑暗中，距離她的腳尖只有一個手掌的距離。

如果觸發……整個通道都會被警報覆蓋。

艾莉西亞深吸一口氣，小心翼翼地跨過那道感應線，繼續前進。

終於，她來到了地下室的入口。

距離子時三刻，還有 10 分鐘。

3. 西側閥門

魔導爐控制室的大門敞開著。

艾莉西亞躲在門外的陰影中，觀察著裡面的情況。

控制室和前天晚上一樣，中央是那座巨大的八角形魔導爐，散發著幽藍色的光芒。地板上的魔法陣在光芒中若隱若現，像是某種活著的生物在呼吸。

沒有護衛。

太順利了。

一絲警覺在艾莉西亞心中升起，但她沒有時間猶豫。

她快步走進控制室，繞過魔導爐，來到西側的冷卻系統控制區。

巨大的閥門矗立在那裡，上面佈滿了銅管和壓力表。閥門的把手是一個直徑半米的圓輪，表面刻著「冷卻系統主閥——請勿擅動」的警告字樣。

艾莉西亞深吸一口氣，雙手握住把手。

「逆時針，六圈。」她在心裡默念。

她開始轉動閥門。

第一圈。把手發出沉重的「嘎吱」聲，彷彿有什麼東西被強行扭斷。

第二圈。銅管中的液體流動聲開始減弱。

第三圈。魔導爐的嗡嗡聲變得不穩定起來。

第四圈。壓力表的指針開始劇烈跳動。

第五圈。警報燈亮了——紅色的光芒在控制室中閃爍。

第六圈——

「我就知道是妳。」

冰冷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像是一盆冷水當頭澆下。

艾莉西亞的手僵在閥門把手上。她緩緩轉過身。

雷歐納德站在控制室的入口，冰藍色的眼睛在紅色警報燈和魔導爐的藍光中閃爍，像是兩塊燃燒的寒冰。

「從昨晚開始，我就在等妳。」他緩緩走近，靴子踏在石板地上發出規律的「噠噠」聲，「妳以為我察覺不到妳的小把戲？」

他在距離艾莉西亞三米的地方停下，居高臨下地俯視著她。

「『虛空殘響』的魔力波動太明顯了，艾莉西亞。每次妳用那該死的能力，我都能感覺到。昨晚妳在這裡拓印陣圖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了。」

艾莉西亞的心沉了下去。

「那你為什麼不當場抓住我？」

「因為我想看看，」雷歐納德的嘴角勾起一絲冷笑，「我那個『無能』的妹妹，到底在策劃什麼。」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落在艾莉西亞身後的閥門上。

「切斷冷卻系統，讓魔導爐過熱停機，觸發結界空窗期……然後逃跑。」他緩緩說道，「不錯的計畫。誰教妳的？」

艾莉西亞沒有回答。

「算了，無所謂。」雷歐納德舉起右手，魔力在他掌心凝聚，形成一個刺眼的光球，「無論如何，妳今晚都會死在這裡。這是家族的決定，也是父親的命令。」

「為什麼？」艾莉西亞問道，聲音出奇地平靜，「我做錯了什麼？」

「妳的存在本身就是錯誤。」雷歐納德的聲音沒有一絲波動，「『虛空殘響』是被詛咒的能力，是家族血統的『污點』。如果讓外人知道觀星者家族出了這樣的怪胎，我們的名譽將毀於一旦。」

「所以你們就要殺我？」

「這是必要的犧牲。」

「犧牲？」艾莉西亞的聲音開始顫抖，但不是因為恐懼，而是憤怒，「你們把我當成籌碼，先是安排政治婚姻，現在又要用我的死去換取利益！這就是——」

「閉嘴。」雷歐納德的語氣變得冰冷，「妳沒有資格質疑家族的決定。」

魔力光球越來越亮，隨時可能發射出去。

就在這時——

「當——！！」

魔導爐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警報聲。

爐心溫度超載。

安全機制啟動。

魔導爐開始自動停機。

4. 命運的 3 秒

結界的能量供應被切斷了。

艾莉西亞感覺到了——那種無形的壓迫感、那種籠罩在整座塔樓上方的「牢籠」，突然消失了。

「星隕牢籠」進入重啟模式。

3 秒的空窗期開始。

艾莉西亞沒有猶豫。

她閉上眼睛，「時空視野」全力發動。

世界在她眼前變成了慢動作。她看到了 3 秒後的未來——

雷歐納德的魔力光球射向她的胸口。軌跡是直線，速度極快，但在「時空視野」中，一切都清晰可見。

她在光球發射的同時側身閃避。

光球從她的肩膀旁邊擦過，擊中了身後的牆壁，炸出一個焦黑的大洞。

「什麼？！」雷歐納德的眼睛瞪大了。他從未見過有人能躲避他的攻擊。

但艾莉西亞沒有給他反應的時間。

她從腰間抽出小刀，但不是為了攻擊——她知道自己不是雷歐納德的對手。

她的目標是天花板上的警報拉繩。

刀鋒劃過空氣，切斷了繩索。

「當——當——當——！！」

火災警報響徹北塔樓。

尖銳的警報聲和紅色的閃光瞬間充滿了整個控制室。混亂開始蔓延。

「妳——！」雷歐納德的注意力被警報分散了一瞬間。

就是這一瞬間。

艾莉西亞轉身衝向出口。

她的雙腿像裝了彈簧一樣，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奔跑。心臟在胸腔裡瘋狂跳動，肺部因為劇烈呼吸而灼痛，但她不敢停下。

3秒。

只有3秒。

她衝出控制室，衝上樓梯，衝過走廊——

身後傳來雷歐納德憤怒的咆哮：「給我站住！！」

魔力衝擊波從背後襲來，擊碎了她身旁的窗戶。玻璃碎片在空中飛舞，有幾片劃傷了她的臉頰，但她顧不上疼痛。

2秒。

她看到了塔樓的大門。門外是庭院，庭院的盡頭是結界的邊界線。

1秒。

她撞開大門，跌跌撞撞地衝進黑暗的庭院。

雷歐納德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妳逃不掉的——！」

0秒。

艾莉西亞的腳跨過了一道看不見的線。

結界重啟完成。

「星隕牢籠」恢復運轉。

但艾莉西亞——已經在結界之外了。

5. 黎明之光

她成功了。

艾莉西亞跌倒在結界邊界線外的草地上，大口喘著粗氣。

全身像散架了一樣疼痛，臉上的割傷在滲血，粗布衣服被汗水浸透，黏在身上又冷又難受。

但她活著。

她抬起頭，看向身後的北塔樓。

橘紅色的火光已經從塔樓的窗戶中冒出。魔導爐過熱引發的連鎖反應開始了——真正的「火災」正在發生。

但這一次，這場火災只是「意外」，而不是「謀殺」。

遠處傳來混亂的喊叫聲和腳步聲。僕人和護衛們驚慌失措地從塔樓中跑出，試圖滅火或逃命。

沒有人注意到結界邊緣的草地上躺著一個穿著僕人衣服的女孩。

艾莉西亞躺在那裡，仰望著逐漸泛起魚肚白的天空。

她笑了。

一開始只是輕輕的，然後越笑越大聲，最後變成了帶著淚水的狂笑。

「我活下來了……」她喃喃自語，淚水從眼角滑落，「我真的……活下來了……」

「妳做到了。」

凱爾的聲音從虛空中傳來，帶著一絲她從未聽過的柔和。

艾莉西亞轉過頭，看著那個半透明的少年身影。即使在重疊空間中，她也能看到他嘴角那抹藏不住的笑意。

「歷史改變了，」凱爾說，「我手裡的這本書……」

他舉起那本破舊的《帝國編年史》。

「上面關於妳的記載，變了。」

「變成什麼了？」

凱爾翻開書頁，唸道：

「『帝國曆 773 年，霜月 14 日。觀星者家族北塔發生火災，起因為魔導爐失控。家族成員全數安全撤離，無人傷亡。幺女艾莉西亞·范·薇爾於事故後失蹤，下落不明……』」

他合上書，抬起頭看著她。

「妳不再是『葬身火海』了。妳變成了『失蹤者』。」

艾莉西亞再次笑了起來，這次是真正的、發自內心的笑容。

「謝謝你，」她說，「如果沒有你，我早就死了。」

「別這麼說。」凱爾別過臉去，「是妳自己做出了選擇，自己執行了計畫，自己跑出來的。我只是提供了一點情報。」

「一點？」艾莉西亞挑起眉毛，「沒有那本書，沒有破解方法，沒有你的即時提醒，我連地下室都走不到。」

凱爾沉默了片刻，然後說：

「好吧，也許不只是一點。」

兩人相視而笑。

沉默了一會兒，艾莉西亞開口問道：

「接下來怎麼辦？」她看了看身後還在燃燒的塔樓，「我已經無家可歸了。」

「那就找一個新家。」凱爾說，「反正……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

「比如找出為什麼魔力會枯竭，為什麼奧拉西歐會墜落。」凱爾的眼神變得深邃，「如果過去能改變未來……也許未來也能改變過去。」

艾莉西亞坐起身，看著那個跨越千年與她相連的少年。

「你是說……用未來的知識，阻止災難發生？」

「只是一個想法。」凱爾說，「但無論如何，妳現在活著。這是第一步。」

艾莉西亞點了點頭。

東方的天際，第一縷陽光穿透了雲層，灑在她的臉上。溫暖的光芒驅散了夜晚的寒冷，也驅散了籠罩在她心頭十六年的陰霾。

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塵。

「那就繼續吧，」她說，眼中閃爍著新的光芒，「我們的『悖論計畫』。」

在她身後，北塔樓的火焰還在燃燒。

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屬於她的未來，才剛剛開始。

(第五章 完)

(第一卷 完)



FREEDOM'S DAWN - CLIMAX

Figure 5: Freedom's Dawn - Elise escapes as history is rewritten.

第六章：新生的代價

1. 霧港

霜月 15 日。

艾莉西亞已經走了整整一天一夜。

她的雙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僕人的粗布鞋早已被泥濘和碎石磨破，腳底傳來刺痛的感覺。但她不敢停下——身後的火光雖然已經消失在地平線下，但家族的追兵隨時可能出現。

她沿著凱爾提供的地圖，穿過東邊的樹林，翻過一座低矮的丘陵，終於看到了目的地的輪廓。

霧港。

正如其名，這座小鎮常年籠罩在一層薄霧之中。碼頭上停泊著幾艘老舊的貨船，碼頭工人們扛著貨物來來往往。鎮子的建築大多是木石結構，比起奧拉西歐的浮空宮殿，這裡顯得簡陋而破舊。

但對於艾莉西亞來說，這裡是她新生的起點。

「從現在開始，」她站在鎮口的路牌前，深吸一口氣，「我不再是艾莉西亞·范·薇爾。」

她從懷中掏出那塊銅板，看著背面「未來的自己」留下的字跡。

「我是.....莉亞。」

她給自己取了一個新名字。簡單、平凡、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莉亞，加油。」她對自己說，然後邁步走進了霧港。

現實比想像中更加殘酷。

艾莉西亞——不，現在是「莉亞」——很快發現，一個沒有技能、沒有身份、沒有錢財的年輕女孩，在這個世界上幾乎寸步難行。

她嘗試去碼頭找工作，但貨運公司只要「能扛得動貨」的壯漢。

她嘗試去酒館當女侍，但老闆要求「至少三年經驗」。

她嘗試去商店當店員，但店主一看她那雙「從沒幹過活」的嫩手，就搖頭關上了門。

到了第三天，莉亞身上僅剩的幾枚金幣已經花光了。

她縮在一條小巷的角落裡，抱著膝蓋，餓得頭暈眼花。

十六年來，她從未體驗過飢餓的滋味。在家族的塔樓裡，每餐都是精心準備的美食，每一口都是理所當然。她從未想過，食物可以如此珍貴，如此遙不可及。

「原來……這就是『活著』的代價嗎……」

淚水無聲地滑落。

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無力。

她逃離了死亡，卻不知道該如何生存。

「喂，妳沒事吧？」

一個聲音從頭頂傳來。

莉亞抬起頭，看到一個高挑的女人站在面前。

那女人大約二十五六歲的樣子，有著一頭火紅色的短髮，臉上有幾道淡淡的燒傷疤痕。她穿著一件沾滿油汙的工作服，腰間掛著各種奇怪的工具，看起來像是某種工匠。

「餓壞了？」女人蹲下身，打量著莉亞，「看妳這雙手，白嫩得跟豆腐似的，肯定沒幹過活吧？逃家的小姐？」

莉亞張了張嘴，想要否認，但最後只是無力地垂下了頭。

「算了，不用說。」女人嘆了口氣，從口袋裡掏出一塊黑麵包，遞給她，「先吃點東西。餓死在小巷裡可不是什麼好結局。」

莉亞猶豫了一下，但飢餓戰勝了警惕。她接過麵包，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

黑麵包又硬又粗糙，嚼起來像是在吃木屑，但此刻對她來說，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慢點吃，別噎著。」女人拍了拍她的背，「叫什麼名字？」

「莉……莉亞。」

「莉亞？」女人挑起眉毛，「行吧，莉亞。我叫米拉。妳有地方住嗎？」

莉亞搖了搖頭。

米拉沉默了片刻，然後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塵。

「跟我走吧。我的工坊雖然不大，但至少有個睡覺的地方。」

莉亞愣住了。

「為……為什麼要幫我？」

「因為我曾經也是這樣被人撿回去的。」米拉轉過身，背對著她說道，「走吧。天黑之前回不了工坊，晚飯就沒著落了。」

莉亞看著那個漸行漸遠的背影，猶豫了一秒，然後爬起來追了上去。

米拉的工坊位於霧港的邊緣地帶，是一座由倉庫改建的小屋。

屋內堆滿了各種奇怪的機械零件、魔法水晶、半成品的裝置。牆上掛著設計圖和工具，地上散落著金屬碎屑。空氣中瀰漫著機油和魔法藥劑混合的氣味。

「歡迎來到我的『破爛宮殿』。」米拉笑著攤開手，「別嫌棄。」

莉亞環顧四周，眼中閃過一絲好奇。

「妳是……魔導工匠？」

「對，專門修理和改造魔法道具。」米拉從架子上拿起一個閃爍著微光的懷錶，「這個壞掉的魔導懷錶，修好了能賣三十個金幣。這個生鏽的魔力探測儀，改造之後能升級成高級貨，賣五十個金幣。」

「妳靠這個維生？」

「沒錯。」米拉將懷錶放回架子上，轉頭看向莉亞，「妳呢？會什麼？」

莉亞低下頭。

「我……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會？」米拉挑起眉毛，「讀書認字會吧？」

「會。」

「算數呢？」

「會。」

「魔法基礎理論呢？」

「……會一點。」

「那不就有了？」米拉走到工作檯前，拿起一本厚厚的手札，遞給莉亞，「從今天開始，妳幫我整理這些筆記。我字跡太潦草，自己都看不懂。妳幫我謄抄一份，包吃包住。」

莉亞接過手札，感覺手心有些發熱。

「這樣.....可以嗎？」

「有什麼不可以的？」米拉聳了聳肩，「我需要助手，妳需要工作。公平交易。」

莉亞看著手中的手札，眼眶再次濕潤了。

「謝謝妳.....米拉姐。」

「別叫我『姐』，叫我『老闆』。」米拉翻了個白眼，但嘴角卻微微上揚，「去吧，今晚先休息。明天開始幹活。」

2. 斷裂的連結

與此同時，一千年後的未來。

凱爾坐在安全屋的地板上，眉頭緊鎖。

面前的空氣中，艾莉西亞的身影正在不斷閃爍，像是接收不良的全息投影。

「喂，聽得到嗎？」他喊道。

「.....聽.....到.....斷斷續續.....」艾莉西亞的聲音像是隔著一層厚重的水幕，模糊不清。

「妳離北塔樓有多遠了？」

「大概.....三十.....公里.....」

凱爾的臉色變得難看起來。

他早就有這個擔心。

他們的連結之所以能夠穩定存在，是因為有一個「錨點」——那座連結過去與未來的北塔樓。當艾莉西亞逃離北塔樓，離錨點越來越遠，連結就開始變得不穩定。

如果她繼續走遠.....連結可能會完全斷裂。

「妳現在在哪裡？」

「一個叫.....霧港.....的小鎮.....找到了.....工作.....」

「工作？」凱爾愣了一下，「什麼工作？」

「幫人.....謄抄筆記.....」

凱爾嘴角抽了抽。

從高貴的公主到謄抄筆記的打工仔，這落差也太大了。

「算了，先不管這個。」他搖了搖頭，「聽著，我們的連結在減弱。如果妳繼續往遠處走，我們可能會完全失去聯繫。」

「那……怎麼辦……？」

凱爾沉思了片刻。

「我需要找到一個新的錨點。」他說，「北塔樓不是唯一的選擇。應該還有其他能夠穿越時空的地點。」

「妳那邊……有沒有聽說過什麼特殊的地方？跟時間或者觀星者家族有關的？」

艾莉西亞的影像閃爍了幾下，然後傳來她模糊的聲音：

「星刻……鐘塔……傳說是……家族的起源地……」

「星刻鐘塔？」凱爾在心裡記下這個名字，「在哪裡？」

「帝國……北境……雪山……」

「好，我會在這邊找找看有沒有遺蹟。」凱爾站起身，「妳先在那裡待著，學點有用的技能。等我找到新的錨點，連結應該就能恢復。」

「凱爾……」艾莉西亞的聲音突然變得清晰了一些，帶著一絲擔憂，「小心……」

「知道了。」凱爾點了點頭，「妳也是。」

連結的影像徹底消失了。

凱爾獨自站在黑暗的房間裡，感覺心裡空了一塊。

這是他們相遇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分離」。

「星刻鐘塔……」他喃喃自語，「希望那東西還存在。」

3. 魔導工匠的秘密

日子一天天過去。

莉亞在米拉的工坊裡安頓了下來。

白天，她幫米拉謄抄那些潦草的設計圖和實驗筆記。晚上，她偷偷翻閱工坊裡收藏的魔法典籍，學習她從未接觸過的「實用魔法」——不是家族教的那些高深理論，而是真正能用來生存的技能。

米拉是個好老師，雖然她嘴上總是說「妳這麼笨還學什麼魔法」，但每次莉亞遇到問題，她都會耐心解答。

「魔法不是貴族的專利，」有一天晚上，米拉一邊修理一個故障的魔導燈，一邊說道，「那些穿著華麗長袍的大法師，整天研究什麼『星辰奧義』、『元素本源』，一輩子也做不出一個能用的東西。」

「但真正的魔導工匠，」她舉起手中修好的魔導燈，「能讓每一個普通人都享受到魔法的便利。這才是魔法應該存在的意義。」

莉亞認真地聽著，將這些話記在心裡。

這和她在家族學到的完全不同。家族認為魔法是高貴血統的象徵，是統治的工具，是與「平民」區分開來的壁壘。但米拉的話讓她看到了另一種可能——魔法可以是橋梁，而不是圍牆。

一個月後的某天晚上，莉亞在整理米拉的舊筆記時，發現了一本封面已經泛黃的古老手札。

手札的封面上沒有標題，只有一個簡單的符號——一個圓圈，中間畫著一條向下的箭頭。

莉亞翻開手札，開始閱讀。

隨著閱讀的深入，她的表情變得越來越凝重。

手札的內容是米拉多年前的研究記錄，記載著一個被帝國魔導學院定性為「禁忌」的理論——

「魔力之井」理論。

根據米拉的研究，世界的魔力並非憑空產生，而是來自一個位於地底深處的「源頭」。這個源頭被稱為「魔力之井」，它源源不斷地向世界輸送魔力，維持著整個魔法文明的運轉。

而奧拉西歐——那座浮空都市——之所以能夠漂浮在雲海之上，正是因為它位於「魔力之井」的正上方。井的能量如同噴泉一樣向上湧出，托起了整座城市。

但手札的後半部分，記載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假設：

「如果有人過度抽取『井』的能量，魔力將會枯竭。沒有了能量支撐，奧拉西歐將會墜落。整個世界將陷入黑暗。」

莉亞的手開始顫抖。

這不是假設。

這是未來真實發生的事情。

凱爾的世界——那個魔力枯竭、天空灰暗、文明崩潰的廢墟——就是這個假設成真的結果。

「妳在看什麼？」

米拉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嚇得莉亞差點把手札扔出去。

「啊……對不起，我只是……」

米拉走過來，看了一眼莉亞手中的手札，臉色微微一變。

「這個啊……」她嘆了口氣，從莉亞手中拿過手札，「你是怎麼找到的？」

「在書架的角落裡……」莉亞低下頭，「對不起，我不應該偷看……」

「不，沒關係。」米拉搖了搖頭，「反正這東西我也沒打算永遠藏著。」

她在莉亞對面坐下，將手札放在桌上。

「妳應該想知道，我為什麼會被魔導學院開除吧？」

莉亞點了點頭。

「就是因為這個。」米拉指了指手札，「我發現了『魔力之井』的存在，並且推測出了魔力枯竭的可能性。我把這個發現寫成論文，提交給了學院。」

「然後呢？」

「然後？」米拉冷笑一聲，「學院說我是『異端』，說我的理論會『動搖帝國的根基』。他們把我的研究成果全部沒收，把我從學院除名，禁止我再從事任何魔法研究。」

她頓了頓，目光變得深邃。

「但我知道，我的發現是真的。『魔力之井』確實存在，而且它正在被某些人過度使用。如果不加以控制，遲早有一天……」

「遲早有一天，會怎樣？」莉亞追問道。

米拉看著她，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遲早有一天，魔力會消失，天空城會墜落，這個世界會變成一片廢墟。」

莉亞的心猛地一沉。

她想起了凱爾描述的那個未來——灰暗的天空、鏽蝕的廢墟、為了一滴水而互相廝殺的人們。

那不是「遲早有一天」。

那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米拉姐……」莉亞的聲音有些顫抖，「如果我說……我知道這個預言是真的呢？」

米拉挑起眉毛。

「妳怎麼會知道？」

莉亞深吸一口氣。

她知道，繼續隱瞞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我見過未來。」

4. 信任的代價

米拉聽完莉亞的講述，沉默了很久。

火爐裡的柴火「噼啪」作響，在兩人之間投下搖曳的光影。

「讓我整理一下。」米拉揉了揉太陽穴，「妳是觀星者家族的千金，被家族謀殺未遂後逃了出來。妳有一種能力，可以跟一千年後的未來連結。而在那個未來，魔力已經枯竭，奧拉西歐已經墜落，世界變成了廢墟。」

「是的。」莉亞點了點頭。

「……妳知道這聽起來有多瘋狂嗎？」

「我知道。」莉亞低下頭，「如果妳不相信，我……」

「我沒說不信。」米拉打斷她，「只是需要時間消化。」

她站起身，走到窗邊，看著窗外的夜空。

「觀星者家族……我就知道那幫人有問題。」她喃喃道，「他們壟斷了大部分的魔導研究，控制著帝國的魔力供應。如果有人在過度抽取『魔力之井』，最有可能的就是他們。」

「可是……為什麼？」莉亞問道，「為什麼要抽乾魔力？」

「這我就不知道了。」米拉轉過身，「但如果妳說的是真的，我們必須找到答案。」

她走回桌邊，翻開那本手札。

「『魔力之井』的入口，據說就在觀星者家族的起源地——星刻鐘塔。」

莉亞的眼睛亮了起來。

「凱爾也提到過這個地方！他說要在未來找到鐘塔的遺蹟，建立新的連結錨點。」

「那就更說得通了。」米拉點了點頭，「如果鐘塔是連結的錨點，也是『井』的入口，那它一定藏著什麼秘密。」

她合上手札，看向莉亞。

「莉亞——不，艾莉西亞。」她的語氣變得嚴肅，「我不知道妳的故事有多少是真的，但有一點我可以確定：妳不是普通人。」

「從今天開始，我會教妳更多的東西。不只是謄抄筆記，而是真正的魔導技術。」

「等妳準備好了，我們一起去星刻鐘塔。」

莉亞愣住了，眼眶再次濕潤。

「為什麼……妳願意幫我？」

米拉笑了笑，拍了拍她的肩膀。

「因為妳是第一個願意相信我的『禁忌理論』的人。」

「而且，」她的眼中閃過一絲光芒，「如果真的有機會阻止魔力枯竭……我怎麼能錯過這個證明自己的機會？」

莉亞看著米拉，心中湧起一股暖流。

這是她逃離家族之後，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被接納」。

不是因為血統，不是因為家族，而是因為她自己。

「謝謝妳，米拉。」她輕聲說道。

「別謝我。」米拉轉身走向工作檯，「等妳能獨立完成一個魔導裝置的時候再說。現在，先去睡覺。明天開始魔鬼訓練。」

莉亞笑了起來，眼角還掛著淚珠。

「好的……老闆。」

窗外，月亮從雲層中探出頭來，將銀色的光芒灑在霧港的街道上。

新的旅程，即將開始。

(第六章 完)



Figure 6: The Workshop - Mira shares her forbidden research with Lia.

第七章：禁忌的理論

1. 魔力之井

又過了兩週。

莉亞在米拉的工坊裡已經完全適應了新生活。她的雙手不再像豆腐一樣白嫩——現在上面有了繭子和細小的燒傷痕跡，那是學習魔導工藝留下的「勳章」。

這天早晨，米拉將一個奇怪的裝置放在工作檯上。

那是一個水晶球大小的玻璃容器，裡面漂浮著一團淡藍色的光霧。光霧在容器中緩緩旋轉，像是被困住的小型星雲。

「知道這是什麼嗎？」米拉問道。

莉亞湊近觀察，感覺那團光霧有種莫名的親切感。

「魔力……的結晶？」

「差不多。」米拉點了點頭，「這是我從一塊古代遺蹟中提取的『原始魔力樣本』。普通的魔法師使用的魔力，都是經過『稀釋』的。但這個——」她指了指容器，「是最接近源頭的純淨形態。」

「源頭……」莉亞想起了那本禁忌手札，「妳是說『魔力之井』？」

「沒錯。」

米拉從書架上拿下一張捲起的羊皮紙，在桌上攤開。那是一張手繪的地圖，繪製得非常粗糙，但依然能看出是帝國的輪廓。

「根據我的研究，」米拉用手指在地圖上畫了一個圓圈，「魔力之井位於帝國的中心地帶，也就是——」

「奧拉西歐的正下方。」莉亞脫口而出。

「妳學得很快。」米拉露出讚許的表情，「沒錯。奧拉西歐之所以能漂浮在雲海之上，不是因為什麼『神的恩賜』或『古代魔法』。真正的原因是，『井』的能量像噴泉一樣向上湧出，托起了整座城市。」

她拿起那個玻璃容器，讓光霧在燈光下閃爍。

「想像一下，這團光霧是井中湧出的能量。它支撐著城市，同時也擴散到整個世界，成為我們使用的魔力來源。」

「只要井持續湧出，魔力就永遠不會枯竭。」

「但是——」米拉的語氣變得沉重，「如果有人在井裡安裝一個『抽水機』，把能量抽走呢？」

莉亞的瞳孔收縮。

「能量被抽走……井就會乾涸……」

「沒錯。井乾涸，魔力消失，奧拉西歐失去支撐——」

「墜落。」莉亞的聲音帶著顫抖，「然後世界變成廢墟。」

米拉沉默地點了點頭。

「這就是我被開除的原因。我的論文中提出了這個假設，認為『魔力之井』可能被過度開發，導致不可逆轉的災難。但學院認為這是『動搖帝國根基的邪說』，把我的研究全部銷毀了。」

「他們不願意相信這種可能性。」

莉亞低下頭，心情沉重。

她見過未來。她知道這不是「可能性」，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問題是——是誰抽乾了井？為什麼？

2. 資訊掮客

與此同時，一千年後的未來。

凱爾穿行在第3區的黑市街道上。

這裡是廢墟城市中少數還算「繁榮」的區域——如果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一群亡命之徒聚集的地下交易市場的話。

狹窄的巷道裡擠滿了各種攤位：販賣舊時代罐頭的食物商、出售改裝武器的軍火販子、用偷來的零件拼湊機器的修理工……空氣中瀰漫著機油、汗臭和劣質酒精混合的氣味。

凱爾的目標是一間藏在巷尾的小酒吧。

酒吧沒有招牌，只有門口掛著一盞閃爍的霓虹燈，上面畫著一隻閉著一隻眼睛的貓頭鷹。

他推開門，走了進去。

酒吧內部昏暗而擁擠，幾個喝醉的拾荒者癱在角落裡，酒保正在用髒抹布擦拭一個已經破裂的玻璃杯。

凱爾走到吧台前，敲了敲桌面。

「找『貓頭鷹』。」

酒保抬起頭，用審視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番，然後用下巴指了指後面的一道暗門。

「他在等你。」

凱爾穿過暗門，走進一個光線更加昏暗的小房間。

房間的中央擺著一張破舊的沙發，沙發上坐著一個男人。

他看起來約莫三十歲出頭，穿著一件破舊但剪裁講究的長風衣，臉上戴著一副遮住半張臉的機械面罩。面罩下露出的嘴唇勾著一絲玩味的笑容。

「凱爾，」男人的聲音透過面罩傳出，帶著一絲金屬質感，「聽說你最近交上了好運。」

「艾許。」凱爾在他對面坐下，「消息傳得挺快。」

「這是我的工作。」艾許——這座廢墟城市中最神秘的資訊掮客——攤開雙手，「資訊是最值錢的商品。我賣資訊，你買資訊。公平交易。」

「我需要關於『星刻鐘塔』的資料。」凱爾直入主題，「它在舊時代的位置、結構、還有.....它為什麼重要。」

艾許的笑容加深了。

「星刻鐘塔？有意思。」他從沙發扶手的暗格裡抽出一根香煙，點燃後吐出一口煙圈，「你知道嗎？這一千年来，問我這個問題的人不超過五個。」

「我是第六個。」

「沒錯。」艾許站起身，走到牆邊，掀開一塊破布。破布後面是一面貼滿照片和文件的牆壁，像是某種案件調查板。

「星刻鐘塔，」他指著一張泛黃的照片，「舊時代的地標建築之一。位於帝國北境的雪山之中，據說是『觀星者家族』的發源地。」

照片上是一座高聳入雲的鐘塔，塔頂有一個巨大的時鐘，指針永遠指向十二點整。塔身上刻滿了星辰和月亮的圖案，在陽光下閃爍著神秘的光輝。

「在魔力枯竭之後，這座塔就坍塌了。現在只剩下一堆廢墟，被埋在雪山的冰層之下。」

「但它為什麼重要？」凱爾追問。

艾許轉過身，面罩下的眼睛閃爍著詭異的光芒。

「因為那裡是『魔力之井』的入口。」

凱爾愣住了。

「魔力之井？」

「你不知道？」艾許挑起眉毛，「世界的魔力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有一個源頭。那個源頭被稱為『魔力之井』，位於星刻鐘塔的正下方。」

「舊時代的人從井裡抽取魔力，就像從水井裡打水一樣。這就是魔法文明繁榮的基礎。」

「但是……」凱爾的腦子飛速運轉，「如果魔力枯竭了，是不是意味著——」

「意味著有人把井抽乾了。」艾許接過話頭，「沒錯。一千年前發生了某件事，導致井中的能量被大量抽取，最終徹底枯竭。」

「那只是意外嗎？」

艾許沉默了片刻，然後笑了。

「你覺得呢？」

他從牆上取下一份文件，遞給凱爾。

那是一份打印在舊時代紙張上的報告，標題被墨水塗抹過，但依然能隱約辨認出幾個字：

「大抽取計劃——機密」

「根據我蒐集到的資料，」艾許的聲音變得低沉，「奧拉西歐的墜落不是意外。有人在一千年前發動了一個名為『大抽取』的計劃，故意將魔力之井抽乾。」

「誰？」凱爾的聲音變得尖銳，「誰會做這種事？」

「這個嘛……」艾許從凱爾手中收回文件，重新放回牆上，「這條資訊的價格可不便宜。」

「你想要什麼？」

「幫我完成一個委託。」艾許轉過身，「第 7 區的『記憶庫』深處，有一間被封印的檔案室。我需要你幫我收回裡面的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一塊水晶。」艾許的眼睛在面罩後閃爍，「據說那塊水晶裡封存著『大抽取』主謀的影像記錄。如果你能把它帶回來，我就告訴你所有我知道的事情。」

凱爾沉默了片刻。

這顯然是一個陷阱。記憶庫的深處是出了名的危險區域，充滿了變異獸和舊時代的安保系統。艾許明知道這點，還是把這個任務交給他。

但他沒有選擇。

如果不搞清楚「大抽取」的真相，他就無法幫助艾莉西亞阻止災難；如果無法阻止災難，他們之間的連結就毫無意義。

「成交。」凱爾站起身。

艾許笑了，露出了面罩下的牙齒。

「很高興和你做生意，凱爾。」

3. 預言的碎片

回到過去。

莉亞和米拉繼續研究魔力之井的相關文獻。

在米拉收藏的古籍中，她們找到了一本殘缺的預言書。書頁已經泛黃脆化，上面的文字用一種古老的「星文」書寫，普通人根本看不懂。

但莉亞看得懂。

作為觀星者家族的一員，她從小就被強制學習這種只在家族內部使用的古老語言。雖然她總是被嘲笑「學這些有什麼用」，但此刻，這個技能派上了用場。

「這是……預言？」莉亞一邊翻譯，一邊將內容寫在羊皮紙上。

米拉湊過來看她的翻譯：

「當雙子星於天際相遇，

井將乾涸，天空城將墜落。

黑暗籠罩大地，生靈塗炭。

唯有逆流者歸來，

以靴帶之悖論為鑰匙，

方可重啟時間的齒輪，

將命運導向另一條河流。」

「逆流者……」米拉喃喃道，「這是指能逆轉時間的人嗎？」

莉亞的手開始顫抖。

「凱爾的能力，」她輕聲說，「就是『局部回溯』。他可以讓時間在小範圍內倒流。」

「而我的『時空視野』，可以看到過去和未來的碎片。」

「如果把我們兩個加在一起……」

米拉瞪大了眼睛。

「妳們就是預言中的『逆流者』！」

莉亞放下羽毛筆，深吸一口氣。

一個月前，她還只是一個等待被謀殺的可憐公主。

現在，她可能是拯救世界的「逆流者」之一。

這個轉變來得太快、太不真實，讓她有些喘不過氣來。

「別慌。」米拉拍了拍她的肩膀，「預言只是指引，不是命令。妳不是被選中的工具，而是做出選擇的人。」

「記住，妳已經改變過一次命運了。」她指了指莉亞的胸口，「從註定死亡到活到現在，這就是『逆流者』的力量。」

莉亞看著米拉，心中升起一股暖意。

「謝謝妳，米拉。」

「謝什麼？」米拉翻了個白眼，「等妳救了世界再謝我。現在先把這個翻譯完。」

莉亞笑了笑，重新拿起羽毛筆。

但就在這時，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打破了工坊的寧靜。

「米拉！米拉！」外面傳來鄰居的喊聲，「有人在打聽妳！穿著黑衣服，看起來不像好人！」

」

米拉和莉亞對視一眼，臉色都變了。

「星隕衛士……」莉亞的聲音發顫，「雷歐納德沒有放棄追捕我……」

「收拾東西。」米拉迅速做出決定，「我們得離開這裡。」

「去哪裡？」

米拉拿起那張地圖，指了指北方：

「星刻鐘塔。」

「既然他們遲早會找到我們，不如主動出擊。去那裡，找到井的入口，搞清楚『大抽取』的真相。」

莉亞看著地圖上那個遙遠的位置，心中湧起一股複雜的情緒。

恐懼、期待、決心.....

「好。」她點了點頭，「我們去星刻鐘塔。」

窗外，烏雲正在聚集。

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第七章 完)



Figure 7: The Information Broker - Kael meets the mysterious Ash.